



詩傳大全

十六之七

生民 文王

大雅



2118
7



0712
2118

詩傳大全卷之十六

大雅三

說見小雅

朱子曰大雅非聖賢不能為平易明白正大光明○勿軒熊氏曰按小雅集傳云正

大雅會朝之樂受釐陳戒之辭文王大明緜三篇國語皆以為兩君相見之樂朱子謂特舉其一端而言其實天子諸侯會朝之樂也今誦其詩則於其詠歌洋溢之中而凜然有嚴重齊莊之意猶使人有所興起况親聞其樂者乎皇矣追述太王王季之德業與大明緜詩同意生民又推本祖稷所以積行累功之由朱子疑為郊祀之後受釐頌胙之詩早麓詩中有享祀神勞等語或亦受釐之樂思齊追述太任太姜之德言文王御家在宮之事為詳疑此入而燕虞之樂靈臺豈亦出而遊觀之樂乎若棫樸言文王之德下武有聲皆無言武王之樂其樂或用之宗廟或用之朝廷今皆不可知若行葦以下四篇為受釐之辭公劉以下三篇為陳戒之辭則又明白曉然者矣惜其被之聲歌者其音節已不復存然善觀詩者



原宿文庫

但玩其辭氣亦足以識先王之雅道矣

文王之什三之一

文王在上於昭于天叶鐵周雖舊邦其命維新有周不

顯帝命不時紙反文王陟降在帝左右叶羽

賦也於歎辭昭明也命天命也不顯猶言豈不顯也安

劉氏曰雅頌稱不顯凡十二此詩三大明及崧高韓奕清廟維天之命執競烈文各一皆與此詩同義思齊抑

各一則辭指帝上帝也不時猶言豈不時也左右旁側

也○周公追述文王之德明周家所以受命而代商者

皆由於此以戒成王新安胡氏曰此篇周公作於成王之時推本周家受天命之由而歸

美文王之詞○安成劉氏曰周家受命始於文王固由文王之德所致一章二章三章則專言受命之事也周

家代商始於武王亦由文王之德所致四章以下則兼言代商之事也此章言文王既沒

而其神在上昭明于天是以周邦雖自后稷始封千有

餘年而其受天命則自今始也華谷嚴氏曰文王未嘗

也○喬陽董氏曰朱漢上云人之死各返其根體魄陰也故降而在下魄氣陽也故升而在上况聖人清明在

躬志氣如神故其說也精神在天與天為一文王在上尊瞻之辭也於昭于天歎其德之昭明上徹于天與天

同德也○問受天命如何朱子曰命如何受於天只是人與天同周自后稷以來積仁累義到此時人心奔趨

自有不容已夫文王在上而昭于天則其德顯矣周雖舊邦而命則新則其命時矣故又曰有周豈不顯乎帝命豈

不時乎臨川王氏曰不顯所以甚言其顯不時所以甚言其不顯以甚言其時唯其德之顯所以為命之時蓋以下

文王之神在天一升一降無時不在上帝之左右是以

子孫蒙其福澤而君有天下也眉山蘇氏曰聖人先天時與天如一故詩於天人之際多以降言之○朱子曰言文王德合乎天與天同運而無違也問文王降曰理是如此若道真箇一上一下則不可○慶源輔氏曰文王在上於昭于天文王降降在帝左右正與中庸所謂洋洋乎如其上如其左右之意同蓋非貌說實理然也○新安胡氏曰文王之靈一陟一降在帝左右若陰有以相之是以子孫蒙其福澤以有天下蓋歸美文王之德而戒王由之代商以有天下也○豐城朱氏曰此章之意約言之而四句已足惟用公告戒其君言有盡而意無窮故反覆申言之其德之顯即於昭之主在上之謂也然於昭以言其神而不顯又言其德何也其德之顯自其在入者言之也春秋傳天王追命諸侯之詞曰叔父陟恪在我先王之左右以佐事上帝語意與此正相似在傳昭公七年衛襄公卒王使成簡父如衛吊且追命襄公云云或疑

恪亦降字之誤理或然也

○豐臺音尾文王令聞不已陳錫哉周侯文王孫子叶獎

文王孫子本支百世凡周之士不顯亦世

賦也豐臺強勉之貌令聞善譽也陳猶敷也哉語辭侯

維也本宗子也支庶子也孔氏曰適譬本○文王非有

所勉也純亦不已而人見其若有所勉耳其德不已故

今既沒而其令聞猶不已也三山李氏曰惟文王豐臺

者必有名也苟為無本安能不已乎○華谷嚴氏曰文王之誠不已而今聞亦不已此誠之著也今聞

不已是以上帝敷錫于周維文王孫子則使之本宗百

世為天子支庶百世為諸侯而又及其臣子使凡周之

士孔氏曰士者下至諸侯亦世世修德與周匹休焉慶

輔氏曰臣之傳世既顯則周之傳世亦顯矣上天以

主之故數錫周家之子孫而又及其臣子則君臣同體

亦可見矣○三山李氏曰非特文王之子孫也凡周之

士亦皆世世而顯天之所以數錫文王可謂至矣不顯

亦世猶曰豈不顯乎其亦世也○蓋言其傳世承久而以

不顯二字數之以足其辭也○黃氏曰文王德澤廣及

其臣士非惟用召而父奉其散宜生之徒與周相為無

窮而其餘者亦皆世守爵祿世竭忠誠以輔周家之子

孫○華谷嚴氏曰使周之臣子皆先明俊偉其德甚顯

亦世世相傳與周匹休焉此述文王德澤之遠也○廬

陳錫于周子孫百世仕者世誥不已之效驗也○豐城

朱氏曰上章言文王之德之赫此章以下專言德者周

公告戒成王固欲其法先王之顯德保上天之顯命非

但欲其求之窮

冥恍惚而已也

○世之不顯厥猶翼翼思皇多士生此王國通反王國克

生維周之損音濟濟子禮多士文王以寧

賦也猶謀翼翼勉敬也慶源輔氏曰勉則無怠敬則無

思語辭皇美楨榦也朱子曰榦者版築之楨榦今人乘

木橫曰楨濟濟多貌此承上章而言其傳世豈不顯

直曰榦乎而其謀猷安城劉氏曰兩皆能勉敬如此也美哉此

衆多之賢士而生於此文王之國也文王之國能生此

衆多之士則足以為國之榦而文王亦賴以為安矣慶

輔氏曰多士之生於周國乃所以為周國之楨榦也二

程子論治天下之道未始不求賢才為先務者以此

然則天之所以使周士傳世之顯者非所以為周之士

乃所以為周之國也自文王之時言之則文王之身固

以多士寧矣自成王之時言之則文王之神亦以多士

寧也○華谷嚴氏曰牆恃榦而立國恃人而立此章述

周士之盛也。○長樂劉氏曰：多士，本由文王教化陶範而後生也。而文王之國，又待多士以為安焉。猶人勤於菑田，反以自養樂於植材，反以自庇。○豐城朱氏曰：美哉此眾，多之賢士，而生於此文王之國也。以多士而生王國，謂非天命之保佑，不可以王國而克生。此多士，謂非聖化之造就，不可由天命之保佑而多士以生。由聖化之造就，而王國克生，則信乎足以為周之棟榦矣。牆非榦無以立，國非人無以立。此濟濟然之多士，乃文王之所賴以蓋言文王得人之盛，而宜其傳世之顯也。安成劉氏曰：言賢才之益於國者如此。此宜其子孫傳世之顯也。

○穆穆文王，於緝七熙敬止，假古雅哉天命有商孫子。

商之孫子，其麗不億，上帝既命，侯于周叶蒲。賦也。穆穆深遠之意，緝續熙明亦不已之意。朱子曰：緝，緝連緝不已之意。止，語辭。假，大麗數也。不億，不止於億也。侯，維

也。○言穆穆然文王之德不已其敬如此。華谷嚴氏曰：穆然可見，故穆穆足以形容之。所難言者，心之敬也。故緝熙不足以發，而又以於發之緝熙敬止者，中庸之至誠無息也。

是以大命集焉，以有商孫子，觀之則可見矣。蓋商之孫子，其數不止於億，然以上帝之命集於文王，而今

皆維服于周矣。孔氏曰：此作在成王之時，從後見其歸謂四章始言文王之所以聖與夫上昭于天不已，其令聞者止在於敬之緝續熙明不已而已。可謂深得周公之心及文王之德也。程先生曰：毋不敬，可以對越上帝。觀文王之詩，則可見矣。○華谷嚴氏曰：此章述文王以敬德為受命，代商之由也。

○侯服于周，天命靡常，殷士膚敏，裸古亂將于京叶居，厥

作裸將常服甫，王况甫之蓋才刃，臣無念爾祖。

賦也諸侯之大夫天子之國曰某士則殷士者商孫

子之臣屬也翻陽董氏曰葉氏云膚美敏疾也裸灌冕

也將行也酌而送之也孔氏曰小宰云凡祭祀贊裸將

之也於禮王正裸后亞裸而殷士助祭行灌也耳華

谷嚴氏曰洛誥王入太室裸謂以圭瓚酌於爵以獻尸

尸受酒不飲灌於地故謂灌裸灌古京周之京師也蕭

黼裳也黼殷冠也董氏曰黼紉於裳雖章數不同皆以

一章以表之耳華谷嚴氏曰黼裳商周所同黼裳

而冠則商之制也毛氏曰夏后氏曰收周曰冕蓋

先代之後統承先王修其禮物作賓于王家九峯蔡氏

王典禮文物不使廢壞以備一王之法也賓以客禮遇

之也勿軒熊氏曰此見周家忠厚之至一代之興雖

改正朔易服色以示作新之政考之詩書則一代之

禮樂周未嘗廢也常服黼呼猶用商之衣冠也王諱于

葉子稱十有三祀奔走臣我監稱五祀猶用商之紀年

也一則曰商王士二則曰殷多士何嘗敢有一毫鄙夷

之心其視後世亡人之國則絕人之祀衣冠禮樂能存

先代之舊亦鮮矣此皆出於疑慮之過而不知以公天

下為心者周家忠厚之澤所以為不可及也夫時王不敢變焉而亦所以為戒

也王指成王也蓋進也言其忠愛之篤進進無已也無

念猶言豈得無念也爾祖文王也言商之孫子而侯

服于周以天命之不可常也臨川王氏曰天嘗命商使

所謂靡故殷之士助祭於周京而服商之服也於是呼

王之蓋臣而告之曰得無念爾祖文王之德乎蓋以戒

至而不敢斥言猶所謂敢告僕夫云爾左傳襄公四年

取斥尊也華谷嚴氏曰不以文王為念則將墜厥緒

周之孫子臣士又將服周之服而助祭於他入之廟矣

此章述殷士裸將之事以為戒也。○安成劉氏曰：呼蓋臣告僕夫，其皆因卑達尊之義乎。劉向曰：孔

子論詩至於殷士膚敏，裸將于京，喟然嘆曰：大哉天命

善不可不傳于後嗣，是以富貴無常，蓋傷微子之事周

而痛殷之亡也。唐源輔氏曰：殷士雖膚敏而裸將于周，

唐以下皆不及矣。夫以殷士服殷之服而助祭于周焉，

最可念也。最可警也。故於此呼王之蓋臣而告之，使念

夫王之德焉。劉向所述孔子之言，使人讀之，憂思慘怛，

有不能堪者。蓋孔子乃殷後而南亦宗室也。○西山真

氏曰：以商之孫子而為周之諸侯，以商之美士而奔走

周廟之祭，天命何常之有哉。成湯惟其仁也，故天命歸

于商，紂惟其不仁，故天命轉而歸周也。

○無念爾祖，聿修厥德。永言配命，自求多福。叶筆殷

之未喪。息浪反。師克配上帝，宜鑒于殷。駿命不易。以鼓

反。

賦也。聿，發語辭。永，長。配，合也。命，天理也。師，眾也。上帝，天

之主宰也。駿，大也。不易，言其難也。○言欲念爾祖在於

自修其德，而又常自省察，使其所行無不合於天理，則

盛大之福自我致之，有不外求而得矣。三山李氏曰：成

在乎聿修厥德而已。能修德則可以長合天理而福祿

自來矣。孟子曰：福無不自已求之者。商自求福，周自

求福耳。天何容心於其間哉。○陸川王氏曰：以德求福

則非有待於外也。○華谷嚴氏曰：自求多福，謂求諸已

而不求也。又言殷未失天下之時，其德足以配乎上帝矣。

今其子孫乃如此，宜以為鑒而自省焉，則知天命之難

保矣。大學傳曰：得衆則得國，失衆則失國，此之謂也。漢

翼奉曰：成王有上賢之才，因文武之業，然周公猶作詩

書，深戒成王恐失天下。書則曰：王母若殷王紂，詩則曰

宜鑒于殷。發命不易。○華谷嚴氏曰：德者民之所歸，得民斯得天，不修厥德則失其民，而天命去之，故宜以殷為鑒也。此章戒成王念祖而鑒殷也。

○命之不易，無盭爾躬。叶姑反宣昭義問，有虞殷自天。叶鐵反

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叶初反儀刑文王，萬邦作孚。叶房反

賦也。過絕，宣布昭明，義善也。問，問通。有，又通。虞，虞度。載，事儀象刑法乎信也。○言天命之不易，保故告之使無若

紂之自絕于天。唐陸厥陽氏曰：知天命之不易，無使天自絕于天，甘節之間，無過爾躬，曰無。

自過絕於爾躬，如家自毀，爾自伐，而布明其善譽於

天下，又度殷之所以廢興者，而折之於天然，上天之事

無聲無臭，不可得而度也。惟取法於文王，則萬邦作而

信之矣。禮記緇衣注曰：儀，法文王之德而行之，則天下無不信者也。○盧田區氏曰：凡欲配天命者，當法天然，無聲臭，可求，苟儀刑文王，則天德全矣。此萬邦所以作孚。○華谷嚴氏曰：七章中六章鑒殷法祖之意也。○新安胡氏曰：天無聲臭，之可尋，文王降降在帝左右，文王即天矣。但以爾祖文王為法，則萬邦自孚，信之天命，庶乎其可保，不至爾躬而過絕也。味此辭，自陳乎其難哉。

於穆不已，蓋曰天之所以為天也。於乎不顯，文王之德

之純，蓋曰文王之所以為文也。純亦不已，夫知天之所

以為天，又知文王之所以為文，則夫與天同德者，可得

而言矣。是詩首言文王在上，於昭于天，文王陟降在帝

左右，而終之以此，其旨深矣。唐陸厥陽氏曰：文王之詩，七

言文王與天為一，以一篇言之，首尾亦是言文王與天為一，但首章則專說文王，末章則欲觀王之法文王耳。

言文王與天為一，以一篇言之，首尾亦是言文王與天為一，但首章則專說文王，末章則欲觀王之法文王耳。

○新安胡氏曰此篇首言文王陟降在帝左右終言天
無聲臭儀刑文王天其文王乎文王其天乎○安城劉
氏曰天高在上而文王之神亦在上帝為天之主宰而
文王之神則升降乎帝之左右是上帝所在即文王所
在也何以知末王之能然哉以其與天同德而已天之
德於穆不已所以為天之主也德純亦不已所以為文
王之德不已者天之德也純亦不已者文王之德也文
王之德即天之德也德則文王即儀刑於天地天與文王
已矣而

文王七章章八句

東萊留氏曰呂氏春秋引此詩以為周公所作味
其詞意信非周公不能作也○今按此詩一章言
文王有顯德而上帝有淑命也二章言天命集於
文王則不唯尊榮其身又使其子孫百世為天子

諸侯也三章言命周之福不唯及其子孫而又及
其羣臣之後嗣也四章言天命既絕於商則不唯
誅罰其身又使其子孫亦來臣服于周也五章言
絕商之禍不唯及其子孫而又及其羣臣之後嗣
也六章言周之子孫臣庶當以文王為法而以商
為監也七章又言當以商為監而以文王為法也
其於天人之際興亡之理丁寧反覆至深切矣故
立之樂官而因以為天子諸侯朝會之樂蓋將以
戒乎後世之君臣而又以昭先王之德於天下也
國語以為兩君相見之樂特舉其一端而言耳

輔氏曰：天人之際，指文王與天而言也。反覆丁寧，言七章相粘綴而說不一而足也。周公作此本以戒成王，立之樂官，而因以爲天子諸侯朝會之樂。則又將以戒乎後世之君臣也。○安成劉氏曰：一章言天之命，以文王之德與上帝之命對言也。二章言天之命，周與四章言天之絕商爲對，二章言命，周之羣臣後嗣與五章言絕商之羣臣後嗣爲對，六章先言法文王後言監商，七章先言監商後言法文王，亦對舉而互言之。周公既以文王之德播之聲詩，以戒成王矣，而復叶之音律以爲朝會通用之樂，則又以告成王者告諸天。然此詩之首章言文王之昭于天，而不言其所以昭，次章言其令聞不已，而不言其所以聞，至於四章然後所以昭明而不已者乃可得而見焉。安成劉氏曰：四章所謂熙者，本也，所謂緝者，繼續也，即所以昭明于天之文王之生也，繼續光明而不已，其敬故其設也，昭

明于天而不已其聞焉。然亦多詠嘆之言，而語其所以爲德之實，則不越乎敬之一字而已。然則後章所謂修厥德而儀刑之者，豈可以他求哉？亦勉於此而已矣。

慶源蒲氏曰：敬之一字，聖學之所以爲始終者，又可見於此。二程先生挈出此一字，以詔後學，其有功於聖學多矣。學者舍是實無以爲進德之階也。○安成劉氏曰：敬者，千聖傳心之法，即所謂欽也。虞書五篇言欽者十有三，言敬者七。唐虞君臣相傳相戒，固惟在於此也。妙仲虺告湯亦曰：欽，崇天道，尚文告武王亦曰：敬，勝怠者吉，是創業垂統者固在於此。敬而持盈守成者尤在於此。敬也，然則成王所以念祖修德，儀刑文王之事者，誠不可以他求。亦惟法文王之敬德而已。又若召誥召公告王亦曰：曷其奈何弗敬？又曰：王敬作所，又曰：不可不敬德。又曰：王其疾敬德。又兩曰：惟不敬厥德，乃早墜厥命。又曰：肆惟王其疾敬德。其語意尤爲諄復剴切也。成王之爲令主也，宜哉。

明明在下赫赫在上叶辰天難忱反斯不易反以豉維王

天位殷適音適使不狹反四方

賦也明明德之明也赫赫命之顯也忱信也不易難也

天位天子之位也殷適殷之適嗣也挾有也○此亦周

公戒成王之詩將陳文武受命故先言在下者有明明

之德則在上者有赫赫之命達于上下去就無常華谷

曰明明在下君之善德不可掩也赫赫在上天之眷顧

為甚嚴也在下而明明則達乎上在上而赫赫則達乎

下天人相與之際甚可畏也此天之所以難忱而為君之所以不易

也紂居天位為就嗣乃使之不得挾四方而有之蓋以

此爾臨川王氏曰今紂所居之尊則夫位也所傳之正

則殷適也使不狹四方其不可深恃如此○東萊

○摯音至仲氏任音壬自彼殷商來嫁于周曰嬪叶申于京叶

良乃及王季維德之行叶戶大音大任有身叶戶生此文王

賦也摯國名仲中直衆女也任摯國姓也殷商商之諸

侯也嬪婦也京周京也曰嬪于京疊言以釋上句之意

猶白釐降二女子嬀音規納嬀于虞也九峯蔡氏曰釐理

降下也言堯治裝

有加以無已者非天私我有周也裁者培之傾者覆之

因其材而篤焉耳○華谷嚴氏曰首章專述天命喪殷

之事○豐城朱氏曰天果不可信乎在下者有明明之

德則在上者有赫赫之命未嘗不可信也天果可信乎

下嫁二女于媯納使為舜婦于虞氏之家也。王季文王父也身懷孕也。○將言文王之聖而追本其所從來者如此蓋曰自其父母而已然矣。曹氏曰擊仲氏任繫於姓而言之以為王季之母也。○列女傳曰木任端一誠莊惟德之行及其嫗文王目不視惡色耳不聽淫聲口不出教言生文王而明聖木任教之以一而識百卒為周宗君子謂木任為能胎教。○慶源輔氏曰維德之行所謂以成德為行也。○蘇谷嚴氏曰次章述木任生文王也。○良樂劉氏曰乾健而不息坤順以相承物理自然也。王季有大任以配其德故克生文王焉。○定守陳氏曰聖賢之生不偶然也。有配偶之賢而後有嗣續之賢故詩推本聖賢之生往往自其所從來如生民言稷而及姜嫄此言文王及木任皆是也其意深矣。

○維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懷多福叶聲厥德不

回以受方國叶越

賦也。小心翼翼恭慎之貌。即前篇之所謂敬也。文王之德於此為盛。昭明懷來。回邪也。方國四方來附之國也。慶源輔氏曰前篇釋厥猶翼翼為勉敬。此篇諒小心翼翼為恭慎。其義雖一而有在。臣在君之不同。此類是以心體之。則自見其有廣狹也。昭事上帝言文王之敬。洞屬屬終日對越上帝也。如此則盛大之福自然來集。而文王之敬直上直下更無回曲之時。所以又能受四方來附之國也。一有回曲則此心便息。此理便絕。天人上下皆不相管攝矣。○華谷嚴氏曰三章言文王之德。也。遂能懷來多福。蓋其德不邪。故能受此四方侯國之歸。有一毫觀偉之心。則邪矣。○豐城朱氏曰聖人之德。敬為大。言行之而為德。切言之。而為敬。敬者德之與也。無敬則德不行。聖人之敬。上與天心合。下與人合。故入非有心於求媚也。而自足以受方國。其德之不回。即

其心之敬者為之也。使此心之敬有一毫之空闕一息之間斷則不可謂之不回矣。

○天監在下有命既集叶昨文王初載天作之合在洽之陽在渭之涘音士叶文王嘉止大邦有子叶獎

賦也。監視集就載年合配也。洽水名本在今同州郃陽。夏陽縣今流已絕故去水而加邑。渭水亦逕此入河。

也。嘉婚禮也。大邦華國也。子大妣也。○將言武王伐商之事故此又推其本而言天之監照實在於下其命既集於周矣。故於文王之初年而默定其配所以洽陽渭

涘王氏曰華國所在也當文王將昏之期而大邦有子也。蓋曰非人之所能為矣。華谷嚴氏曰四章述天生木妣以配末

之德以及文王故言自其父母而已然此言天命既集天作之合故以為非人之所能為然則六章之所必歸生武王者又豈人之所能為哉。

○大邦有子牽通天之妹文定厥祥親迎于渭造

舟為梁不顯其光。賦也。倪磬也。韓詩作磬。說文云倪譬也。孔氏曰如今俗語譬喻物曰譬作然也。文禮祥吉也。言卜得吉而以納幣之禮定其祥也。王氏曰譬天之妹言其德可以繼天

邦作孚然則非德可以繼天孰能為之。造作梁橋也。作配木妣能為之配故備其禮以定其祥。造作梁橋也。作船於水比之而加版於其上以通行者即今之浮橋也。

傳曰天子造舟諸侯維舟大夫方舟士特舟爾雅注曰造舟比船

詩傳卷之六

為橋維舟維連四船方
舟併兩船特舟單船
張子曰造舟為梁文王所制而

周世遂以為天子之禮也
華谷疑氏曰五章述文王親迎之事也

○有命自天命此文王于周于京
良反績子管女維莘所

張丁文子維行叶戶篤生武王保右佑命爾燮伐大商

賦也續繼也華國名長子長女大如也行嫁篤厚也言

既生文王而又生武王也
隋川王氏曰生文王又生武王是謂萬中濟曰天之至

勳必因其材而篤焉
○雙峯饒氏曰文王生於祖甲之三十一年武王發文王二十年生是商道始微之際二

人矣右助燮和也
新安胡氏曰陳氏云燮有和順之意○言天既命文王

於周之京矣而克續大任之女事者維此華國以其長

女來嫁于我也
止氏曰將言篤生武王之事故又本以發之天又篤厚之使

生武王保之助之命之而使之順天命以伐商也
慶氏曰天監在下有命既集言其始也有命自天命此文王言其終也天之生聖人者其用力多矣既以篤生之故保護之右助之所謂裁者培之所以命之燮伐大商也征伐本非和者之事而曰燮伐者所謂剛中而應行險而順者也○華谷嚴氏曰因天人之所欲是之謂燮伐此章述木如生武王也○類漢劉氏曰燮伐者當伐則伐也古人厚故稱大商○豐城朱氏曰有木任為之母復有木如為之婦故謂之績言女德之有繼也既生文王於前又生武王於後故謂之篤言天命之匪解也其伐商也上以順乎天下以應乎人故謂之燮言其無慙也

○殷商之旅其會如林矢于牧野維予侯興
叶音上帝臨

女無貳爾心
音

賦也如林言眾也書曰受率其旅若林矢陳也牧野在

朝歌南十一侯維貳疑也爾武王也○此章言武王
 伐紂之時紂眾會集如林以拒武王而皆陳于牧野則
 維我之師為有興起之勢耳然眾心猶恐武王以眾寡
 之不敵而有所疑也故勉之曰上帝臨女毋貳爾心蓋
 知天命之必然而贊其決也然武王非必有所疑也設
 言以見眾心之同非武王之得已耳東萊曰紂以
 如林之象來戰武
王苟較強弱而討眾寡其心必疑矣然當是時武王方
 一必奉天討若上帝實臨之戰計之私豈得而容哉
 此蓋設為勉之詞以形容武王奉天討之心也○夔
 源輔氏曰上帝臨女毋貳爾心女與爾雖皆指武王其
 實則是設言以見眾心之同非武王之得已也然辭意
 嚴格洋洋乎如其上如其左者學者當常涵泳
 此三句以存心養性而事天也○虞咸曰武王誓
 師曰受有臣億萬惟億萬心予有臣三千惟一心商罪

賈盈天命誅之又曰朕夢協朕于休祥戎商必克
 又曰雖有周親不如仁人觀是語也則武王固知上帝
 之監臨矣固知眾寡之不足疑矣○
 華谷嚴氏曰七章述武王伐商也

○牧野洋洋檀車煌煌四駟彭彭叶鋪維師尚父時維

鷹揚亮彼武王肆伐大商會朝清明叶謨

賦也洋洋廣大之貌檀堅木宜為車者也煌煌鮮明貌

駟馬白腹曰駟孔氏曰檀弓亦言戎事乘駟彭彭強盛

貌師尚父大公望為天師而號尚父也鷹揚如鷹之飛

揚而將擊言其猛也涼漢書作亮佐助也王莽傳註肆

縱兵也會朝會戰之旦也○此章言武王師眾之盛將

師之賢鄭氏曰戰地寬廣兵車鮮明馬伐商以除穢濁

不崇朝而天下清明私曰王肅云不崇朝而殺紂天

氏曰當癸亥之夕俟天休命之前猶有如陰晴之氣及

甲子昧爽一戰之後民情大悅向者昏亂穢濁之氣一

洗而出之豈不快哉○安成劉氏曰天下本清而紂日

濁之故伯夷太公避之以符其清及去紂則源清而流

悉清矣故武王泰誓以永清四海為己任詩人歌之亦

以會朝清明數其撥亂反正之神速蓋知其心唯在於

清四海而已○豐城朱氏曰此章述牧野之事然言其

檀車之煌煌而已乎矛戟之利則是無待於擊刺

也言其駟騶之彭彭而已乎弓矢之良則是無待

於貫革也言南文之鷹揚而已乎及乎御之眾則是

無待於選鋒陷陣之勇也所以然者殷周之不敵久矣

孔子曰仁不可為衆也孟子曰征之為言正也各欲正

己也焉用戰皆此意也○會朝清所以終首章之意也

明所謂一戎衣而天下定也○定字陳氏曰篇首

嚴氏曰八章終上章伐紂之事也○定字陳氏曰篇首

之明明以德之明言之也篇末之清明以治象之明言

成劉氏曰此章可以見天位殷適而不挾四方焉可以

見天之難信而為君之不易焉又可以見有明明之德

則有赫赫之命焉首章開其端此章終其意唯以紂與

武王觀之則成王之

見天之難信而為君之不易焉又可以見有明明之德則有赫赫之命焉首章開其端此章終其意唯以紂與武王觀之則成王之

大明八章四章章六句四章章八句

名義見小旻篇三山李氏曰大雅之詩則謂之一

章言天命無常惟德是與二章言王季大任之德

以及末王三章言末王之德四章五章六章言末

王大任之德以及武王七章言武王伐紂八章言

武王克商以終首章之意華谷嚴氏曰首章之意

為美末武張本次章乃述太任生文王其後乃又

述末王生武王及伐紂之事以成首章之意其言

皆有次序也○慶源輔氏曰君有明德則天有明

命有王季末王則有太任太任有王季太任則有

命有王季末王則有太任太任有王季太任則有

文王有文王，大如則有武王，有武王之君，則有大
公之臣，讀大明之詩，則當知天人夫婦父子君臣
之際，安危治亂慶興存亡之機，如影響形聲之相
似，皆非苟然也。又曰：此詩周公作，以戒成王，前五
章言周三王積德之盛，而天命之積，亦非一日有
人力之所不得與者。後兩章言武王順天應人，以
伐紂而克之，有非得已者。成王間之思，天命之不
苟集，祖宗之於天下也，非苟得則兢兢業業，以保
守之，自有不其章以六句八句相間，又國語以此
能已者矣。

及下篇皆為兩君相見之樂，說見上篇。安成劉氏曰：事見外

縣縣瓜瓞田節民之初生自土沮七余漆七音古公亶都但

父音陶復音陶夫音夫未有室音室比也縣縣不絕貌大曰瓜小曰瓞瓜之近本初生者常

小其蔓不絕至末而後大也民周人也自從土地也沮

漆二水名在豳地古公號也亶父名也或曰字也後乃

追稱大王焉格府趙氏曰古公猶言先公也蓋未追王

言以名陶窰窰也去其土而為之故謂之陶復重窰也

穴土室也家門內之通名也豳地近西戎而苦寒故其

俗如此○此亦周公戒成王之詩追述大王始遷岐周

以開王業安成劉氏曰八章而文王因之以受天命也

安成劉氏曰八章此其首章言瓜之先小後大以比周

人始生於漆沮之上曹氏曰公劉以前微弱甚矣僅能

王氏曰周國嘗幾亡矣其後土漆沮而國復興故以為民之初生也○孔氏曰周語云我先王不窰用失其官

而自竄於戎狄之間公劉之篇說公劉適邠其言甚詳蓋不密已嘗失官逃竄至公劉往居焉○安成劉氏曰周人之生盛於岐周豐鎬之時而始於公劉居邠之日公劉以肅固生於后撥而不密奔竄周民幾無生矣故厥初生民時維姜嫄此一初也而古公之時居於豳窳民之初生自土沮漆又一初也而古公之時居於豳窳土室之中其國甚小至文王而後大也華谷嚴氏曰首章述太王初居邠之

邠之事也

○古公亶父來朝走馬叶滿率西水叶五猗反至于岐下叶後

反五爰及姜女聿來胥宇

賦也朝早也走馬避狄難也東萊呂氏曰來朝走馬形容其初遷之時略地相宅

精神風采也猗水厓也漆沮之側也岐下岐山之下也廬陵羅氏曰岐山地理考異亦名天柱山在鳳翔府岐山縣東北十里姜女大王妃也胥相宇

在鳳翔府岐山縣東北十里

宅也孟子曰大王居邠狄人侵之是以皮幣珠玉犬馬而不得免乃屬其耆老而告之曰狄人之所欲者吾土地也吾聞之也君子不以其所以養父者害父二三子何患乎無君我將去之去邠踰梁山邑于岐山之下

居焉邠人曰仁人也不可失也從之者如歸市朱子曰皮謂虎豹麋鹿之皮也幣帛也屬會集也土地本生物以養人今爭地而殺人是以其所以養人者害人也邑作邑歸市人衆而爭先也○南軒張氏曰大王於狄人事以皮幣犬馬珠玉本期以保民也而狄人侵陵不已是欲吾土地也曰君子不以其所養人者害人其言何其忠厚而不迫邪太王之遷本以全民不取必民之歸而強民以徙特曰二三子何患乎無君此天地之心真保民之主也民心自不庸釋乎大王非特斯言有以感動之蓋民之戴其仁有素矣曰如歸市以見其誠心樂趨無一毫強勉之意也○張子曰書稱大王肇基王迹蓋見得

詩傳大全卷之六

言信不欺者此也

民心之始也方其去卻民皆携持而隨之固未嘗率

○周原膺膺武董謹茶如館音武董謹茶如館爰始爰謀叶謀爰契音武董謹茶如館

我龜曰止曰時叶時築室于茲叶時

賦也周地名在岐山之南廣平曰原膺膺肥美貌董烏

頭也茶苦菜類屬也館餒音武董謹茶如館也音武董謹茶如館

○孔氏曰錫乾糖也契所以然火而灼龜者也儀禮

所謂楚煇音武董謹茶如館是也音武董謹茶如館

于楚在龜東楚煇即契也楚荆也卜者以楚煇之木燒

或曰以刀刻龜甲微鑽之處也音武董謹茶如館

○言周原土地之美雖物之皆若亦甘於是

大王始與邠人之從已者謀居之又契龜而卜之音武董謹茶如館

曰爰始謀及乃心也爰謀謀及卿士庶人也契龜謀及

卜筮也○三山林氏曰太王遷岐衛文遷楚丘未嘗不

下然君臣既有定議乃卜洪範所以先乃心卿士

既得吉兆乃告其民曰可以止於是而築室矣或曰時謂土

功之時也音武董謹茶如館臨川王氏曰曰止則命其臣民止于茲也曰

之時遂築室也○華谷嚴氏

○西祖東周爰執事音武董謹茶如館止音武董謹茶如館反

賦也慰安止居也左右東西列之也音武董謹茶如館

疆謂畫其大界理謂別其條理也宣

詩傳卷之六

十一

布散而居也或曰導其溝洫也畝治其田疇也自西徂

東自西水滸而徂東也周徧也言靡事不為也慶源輔

一二句則民居各有定而得以營立矣三四句則民田各有分而得以耕治矣五六句總言其從西水滸而徂

東凡經始之事所當為者無不盡也○華谷嚴氏曰四章述空民居治田畝也

○乃召司空乃召司徒俾立室家叶古反其繩則直縮反色六

版以載叶節反作廟翼翼

賦也司空掌營國邑司徒掌徒役之事孔氏曰司空之

國廣狹之度廟社朝市之位司徒之屬有小司徒凡用

衆庶則掌其政教○曹氏曰量地以制邑度地以居民

司空之職故先召之致衆無繩所以為直凡營度位處

皆先以繩正之既正則束版而築也孔氏曰位處也即

匠人所謂左祖右

社而朝後市之類是也○朱子曰入君國都如并田樣

畫為九區面朝背市左祖右社中間一區則君之宮室

為市市四面有門左右各三區皆民所居而外朝一區

左則宗廟右則社稷焉此縮束也載上下相承也言以

國若都邑規模之大際也

索束版投土築訖則升下而上以相承載也長樂劉氏

之垣墉也君子將營宮室宗廟為先廡庫為次居室為後

翼翼嚴正也曹氏曰此章俾立室家則定其規模而已

嚴氏曰五章述將營宮室先作宗廟也○長樂劉氏曰

二章言遷三章四章言先營民之居處授民之耕種此

章始營公室焉

○抹音俱之陘陘耳升度待洛之薨薨音築之登登音削屨馮馮

反扶冰百堵丁古皆興音鼙鼓弗勝音

寺傳大全卷之六

詩傳九卷卷之六

賦也。抃，盛土於器也。陬，陬衆也。度，投土於版也。薨，薨衆

聲也。登，登相應聲。削，屢墻成而削治，重複也。馮馮，墻堅

聲也。蘇氏曰：既成而削之，其聲馮馮然堅也。○長樂

五版爲堵，興起也。此言治宮室也。鼙，鼓長一丈二尺，以

鼓役事，弗勝者言其樂事勸功，鼓不能止也。○考索曰：鼙

鼓，爲義，故以鼙鼓節之。古者上之使下以仁，常欲緩而

不迫，故名鼓以鼙下之事。上以義，常欲敬而有功，以鼓

節之，而弗止，故曰鼙鼓弗勝。○安成劉氏曰：古人以牆

爲壁，故於作室多言版築之事。○慶源輔氏曰：此又承

上章而言治宮室，其獨詳於版築之事者，蓋垣墻所以

爲最勞，至於百堵皆興，鼙鼓弗勝，則人之樂事於是爲

矣。

○迺立臯門，臯門有伉。苦浪反。叶迺立應門，應門將將。七

迺立冢土，成醜攸行。卽反。

賦也。傳曰：王之郭門曰臯門，伉，高貌。王之正門曰應門。

將將，嚴正也。大王之時，未有制度，特作二門，其名如此。

及周有天下，遂尊以爲天子之門，而諸侯不得立焉。朱

曰：書言天子有應門，春秋書魯有雉門，禮記云魯有庫

門，家語云衛有庫門，皆無云諸侯有臯應者，則臯應爲

天子之門明矣。○新安胡氏曰：毛氏因戴詁，明堂位言

魯以庫門爲天子之門，雉門爲天子之門，遂謂天子郭

門爲臯，正門爲應，而諸侯門當各庫，雉門遂謂天子郭

之書，春秋禮記家語而斷之曰：大主初作臯應二門，後

尊爲天子之制，諸侯不得立焉，當矣。○考索曰：天子五

門，臯者遠也，明於在外，故曰臯。庫門則有藏於此，故也。

雉門者取其文明也，應門者則居此以應治也。路門則

取其大也，此五門各有其義，然書又有畢門、南門，則路

門之別名也。周禮又有中門，則雉門之別名也。爾雅有正門，則應門之別名也。若諸侯三門，鄭氏以為庫雉路也。冢土，大音社也。亦大王所立，而後因以為天子之制。

朱子曰：木王立岐周之社，武王既有殷國，遂通立周之社於天下，以為太社，猶漢初令民立漢社，稷也。

臨川王氏曰：宗廟宮室，內事也。戎醜，大衆也。起，大事動自內及外，故於卒言立冢土也。

大衆必有事乎社，而後出謂之宜。爾雅曰：宜，祭名。以兵

之以求福，宜故謂之宜。慶源輔氏曰：二門既立，而太社遂立。大社既立，而大衆依行，周家之勢至是蓋勃勃然有不

可得而禦者矣。品夾其得而不厭哉。百堵皆興，鼙鼓弗勝，則人心之樂事，勛功可知矣。迺立冢土，戎醜依行，則征伐之事，蓋有不容已者矣。

○孔氏曰：宜，祭社之名也。○安成劉氏曰：上四章之序，營立宗廟，居室社稷，皆在居氏之後。先王重民之意如此。蓋國以民為本也。

○肆不殄，厥愠亦不隕，厥聞柝于洛城。音城

○肆，不殄，反。與。厥愠，反。問。亦不隕，反。韻。厥聞柝，反。洛城，音城。

拔矣行道允矣，混夷駟矣，維其喙矣。音貴

拔，音貝。矣，行道，允矣，混夷，駟矣，維其喙矣。

賦也。肆，故今也。猶言遂也。承上起下之辭。殄，絕。愠，隕，墜也。問，聞通。謂擊響也。柝，櫟也。枝長葉盛，叢生有刺，械

白，撥也。小木亦叢生有刺。爾雅注曰：實如耳，瑤紫赤，可為牙戰，矜音井，柄也。拔，擬拔而上，不拳曲蒙密

也。兌，通也。始，通道於柝械之間也。駟，突喙息也。藍田曰：豕

張喙而息也。奔。趨者其狀如此。○言大王雖不能於絕混夷之愠，怒亦

不隕，墜已之聲聞，蓋雖聖賢不能必人之不怒已，但不

廢其自修之實耳。慶源輔氏曰：肆不殄，厥愠不責，夫自

之厲已也。亦不隕，厥聞，盡夫自

治。

之道而已。若專於濟人而不及之身與雖務及身而不免責於人者皆非聖人事也。自修之實而但言其聲問者有其實則有其名也。其與後世所謂以虛聲恐喝之者不同矣。然大王始至此岐下之時，林木深阻，人物鮮少，至於其後，生齒漸繁，歸附日衆，則木拔道通，昆夷畏之而奔突，竄伏維其喙息而已。慶源輔氏曰：四箇矣。字言德盛而昆夷自服也。蓋已為文王之時矣。東萊呂氏曰：此章或以為專指大主，或以夷文王猶事昆夷，則木王安得有昆夷既矣。維其喙息之事乎。皇矣曰：帝省其山，柞棫斯拔，松柏斯兌。帝作那作對自木伯王季然則柞棫拔行道兌安可指為文王之時乎。蓋紂問家王業積施斥仲之理始於木王而終於文王耳。○華谷嚴氏曰：八章言木王文王謂昆夷也。陳氏謂孟子借此章首二句以說文王。鄭氏踵之遂誤專以為文王之詩焉。○安成劉氏曰：下章之首即言虞芮質成之事，則此章之末周通文王而言矣。蓋其

始也。昆夷不服而木王不墜其間及其終也。文王德盛而昆夷自服一章之間神相聖孫實相首尾集傳既曰木王始至又曰至於其後又曰已為文王之時則其歷年亦久矣。若以皇矣三章及天作之頌證之則此章通言木王季文王之事明矣。○豐城朱氏曰：木王之去邠避獫狁之難也及其至岐則又有昆夷之愠焉。昆夷之愠患之自外至者也。內治之修政之由中出者也。自外至者聖賢之所不能必由中出者聖賢必加勉焉。蓋君子創業垂統為其可繼者而已。若夫成功則固有天命存焉。然積累之既久培植之既厚至於木拔道通則至不終屈而必於伸晦不終晦而必於顯。昆夷之氣自有不期然而然者矣。○虞芮質厥成文王蹶厥生予曰有疏附予曰有先施後予曰有奔奏與走通。賦也。虞芮二國名質正成平也。華谷嚴氏曰：曲直傳曰

予曰有德侮

賦也。虞芮二國名質正成平也。華谷嚴氏曰：曲直傳曰

予曰有先施後予曰有奔奏與走通

賦也。虞芮二國名質正成平也。華谷嚴氏曰：曲直傳曰

虞芮之君相與爭田久而不平乃相與朝周入其境則

耕者讓畔行者讓路建安能氏曰畔謂田之疆界讓畔則兩界之地耕墾皆不及讓路如

少避長賤入其邑男女異路孔氏曰邑謂城中如王制云道路男子由右婦人由

左注云以爲地班白不提挈孔氏曰年若其髮白黑入道尊右故也

其朝士讓爲大夫大夫讓爲卿建安能氏曰古者任官則爲卿才止於大夫者不敢居卿之位可以爲大夫則

爲大夫才止於士者不敢居大夫之位無蹂躪之風有遜讓二國之君感而相謂曰我等小人不可以復君子

之境乃相讓以其所爭田爲間田而退天下聞之而歸

者四十餘國建安能氏曰被文王之化自然興起而歸附之三分天下有其二而說者以虞芮質

成之年爲文王受命之年亦以此舉○新安胡氏曰來歸者四十餘國要亦道化之所漸被非謂有其疆土版

圖蘇氏曰虞在陝之平陸芮在同之馮翊平陸有間原

焉則虞芮之所讓也曹氏曰虞芮皆在岐周之東厥生未詳其義或

曰厥動而疾也生猶起也朱子曰厥動也生是興起之

而來歸者四十餘國其勢張盛忽然見之如跳起予詩人自予也率下親上曰

䟽附相道前後曰先後喻德宣譽曰奔奏孔氏曰喻天

揚王之聲使天下皆奔走而歸趨之武臣折衝曰禦侮孔氏曰武力之臣能折止敵人之衝

者○言昆夷既服而虞芮來質其訟之成於是諸侯歸

周者衆而文王由此動其興起之勢是雖其德之盛然

亦由有此四臣之助而然故各以予曰起之其辭繁而

不設者所以深歎其得人之盛也虞源輔氏曰質虞芮之訟初非期於興起

詩傳大全卷之十六

二十四

也而其興起之勢駁然而動焉此聖人之事也然亦豈一已所能獨致哉故自公以為四臣之助為多其辭諄復深數其得人之盛其意深矣其所以戒成王者切矣所謂四臣者謂有此四等之臣耳固非止於四人而已也○豐城朱氏曰虞尚之質成是訟獄者不之商而之文王也○韓者四十餘國是朝觀者不之商而之文王也○文王之德其乎於人也久矣至是而始動其興起之勢者譬之弩機之既張是惟無發機則飾然而不可禦矣詩人推本言之故為由有此四臣之助而然蓋舜之德雖非五臣之所能及而非五臣則亦無以佐其治也○文王之德雖非四臣之所能及而非四臣則亦無以宣其化也○書亦曰無能往來茲迪曩教文王茂德降于國人矣此則知文王得人之盛而人材之為聖化之助亦大矣或者乃謂文王之化非四臣之所能為豈不異哉

繇九章章六句

一章言在幽二章言至岐三章言定宅四章言授田居民五章言作宗廟六章言治宮室七章言作

門社八章言至文王而服濕夷

孟子曰肆不殄厥慝亦不隕厥問文王也朱子曰本言太王事濕夷雖不能殄絕其慝起亦不自墜其聲問之美孟子以為文王之事可以當九章遂言文王受命之事受命者蓋諸侯歸

文王則文王於天命似有不得而辭者矣然說亦推原之詞耳非謂其有改元稱王之事也

見上篇慶源輔氏曰以上三篇皆周公作以戒成

迷王季太任文王大妣以及武王之德大明則進

迷木王木姜文王之德而其意則蓋歷述其先王

積累德業之盛以見成王之任大

責重不可不謹戒而保守之耳

興也芄芄木盛貌樸叢生也言根枝迫迫窄相附著

芄芄反薄紅棧反兩逼撲音薪之樞音之濟濟反辟音王左

右趣苟反此之

天也。禋，積也。華谷集注曰：積以濟濟，容貌之美也。辟，君也。君主謂文王也。○此亦以詠歌文王之德言。芄芄，揅撲則薪之。禋之矣。濟濟，辟主則左右趨之矣。蓋德盛而人心歸附趨向之也。

○濟濟，辟主左右奉璋。奉璋，載我。王歌。髦士攸宜。何天

賦也。半圭曰璋。祭祀之禮。王裸以圭。瓚諸臣助之。亞裸

以璋。瓚，待牲曰。灌以圭。璋，故知瓚為璋。瓚，祭統云。君執

圭。瓚裸尸。大宗伯執璋。瓚亞裸。小宰云。凡祭祀贊裸將之事。是助行裸事。非獨一人。左右奉之。其

判在內。亦有趣向之意。我我盛壯也。錢氏曰：衣冠髦俊也。慶源輔氏曰：此章則因首章所言而賦。以是成其意。俊髦之士至誠一意。於奉璋助祭之時。我我然無不

也。

○卑匹世。彼溼。經舟。烝徒。搨音接。之。周王于邁。六師及之。得其所宜。此則尤可見其趣向之意。

興也。溼，舟行貌。溼水名。臨川王氏曰：溼在周地。與所見也。烝，衆。搨，擢于

往邁行也。六師，六軍也。華谷嚴氏曰：文王未有六軍。以大雅皆述王者之事。故言六軍。

○言溼彼溼舟。則舟中之人無不楫之。周王于邁。則六

師之衆追而及之。蓋衆歸其德。不令而從也。北漢陳氏曰：及，及也。然

而及之。不待戒命而至。○慶源輔氏曰：此章又見不徒

奉璋助祭之士。歸向之如此。至於文王。一有所往。則六

軍之衆亦必追而及之。則人心之歸向。又可見矣。下邁

謂有所征往也。如伐崇與密。須及戡繫之事。皆是也。助

祭內事也。于邁外事也。或外或內。而人心之歸向無異

焉。則文王之振作綱紀之道至矣。故下兩章遂言之。

詩傳卷之六

豐城朱氏曰國之大事在祀與戎上章言人心之趣向
親於祭祀之時此章言人心之趣向見於征伐之日也

○倬反倬彼雲漢為章于天叶鐵周王壽考遐不作人

興也倬大也雲漢天河也在箕斗二星之間其長竟矣

爾雅注曰箕龍尾斗章文章也文王九十七乃終故言

壽考遐與何同朱子曰遐古注并諸家皆作遠字甚無

道禮記注制胡字甚好○須漢劉氏

曰遐不作人謂變化鼓舞之也朱子曰鼓之舞之謂

何不也作人謂變化鼓舞之也作如擊鼓然自然使人

踏舞踴躍又曰此章只是說雲漢為章于天周王壽考

豈不能作人也上二句皆是引起下面說略有些意思

傍著不須深求只如此讀過便得○曹氏曰作者鼓舞

振動之意商之末世士氣卑弱甚矣非鼓舞振動之為

能自奮而有成哉○慶源輔氏曰此章方言人心之所

以歸向於文王者文王能有以振作之故也作人非一

日偶然之可為也必積累漸漬之久乃底于成故曰周

王壽考遐不作人先生嘗語學者曰此等語言自有簡

血脈流通但涵泳久之自然見得條暢浹洽不必多引

外來道理言語却壅滯了詩人說底意思也周王既

壽考豈不作成人人才此事已自分明更著箇作彼雲漢

為章于天興起來便愈見活潑潑地此六義所謂興也

興乃興起之義凡言興者皆當以此例觀之易以言不

盡意而立象以盡意蓋亦如此○華谷嚴氏曰雲漢倬

然明大為文章于天矣文王自少至老所以興起人者

多矣人心之善作之則興凡自暴自棄習俗益流於下

者由上之人無以興起之心故孟子曰待文王而後興

者凡民也蓋人同此心同此理非外立一道以強其

樂則生矣生則鳥可已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如

永嘉陳氏曰聖人久於其道而天下化成也

○追對迴琢反其章金玉其相勉勉我王綱紀四方

興也追雕也金玉曰雕琢孔氏曰此經上下相承相

質也勉勉猶言不已也凡綱罟張之為綱理之為紀孔

氏

氏

曰網者網之大綱舉綱為張網之目故張之為網紀者
 別理絲縷故理之為紀○須溪劉氏曰網紀即是作人
 意之○追之琢之則所以美其文者至矣金之玉之則所
 以美其質者至矣勉勉我王則所以網紀乎四方者至
 矣朱子曰追不作人只是說他鼓舞作興底事功夫細
 密處又在此一章如曰勉勉我王網紀四方四方都
 在他線索內牽著都動問勉勉即是純亦不已否曰然
 問傳曰追琢其章所以美其文金玉其相所以美其質
 然不知所美之人為誰曰追琢金玉以興我王之勉勉爾

緘樸五章章四句

此詩前三章言文王之德為人所歸後二章言文
 王之德有以振作網紀天下之人而人歸之慶源
 曰四章言振作五章言網紀振作謂變化鼓舞之
 不容怠廢也網紀謂統招維繫之不容渙散也此

天下之人奉璋之士六軍之眾四方之民所以無
 不歸附趣向之也○安成劉氏曰一章二章則言
 左右近臣歸向文王三章則言六軍之眾歸向文
 王也四章言文王振作天下之人也五章言文王
 網紀天下之人也然歸向之者不離於前後左右
 則其振作網紀於人者無不至也振作網紀之者
 至於久遠則其歸自此以下至假樂皆不知何人
 所作疑多出於周公也

瞻彼旱麓音濟濟反豈弟君子千祿豈弟

興也旱山名麓山足也榛似栗而小楛似荆而赤濟濟
 衆多也豈弟樂易也君子指文王也○此亦以咏歌文
 王之德言旱山之麓則榛楛濟濟然矣豈弟君子則其
 千祿也豈弟矣千祿豈弟言其千祿之有道猶曰其爭

也君子云爾北溪陳氏曰君子求福也亦樂易而已其

德盛仁熟和順充積之謂也干祿非文王之詩人言

干祿者謂在我有以致之猶曰自求多福非有心求之

也首章言文王受祿以德也慶源輔氏曰樂易則無

及汲勞苦之意蓋優游寬裕以自盡其在或之理而已

是非有意於干祿也自詩人錄歌

之則以為得所以干祿之道云爾

○瑟彼玉瓚黃流在中豈弟君子福祿攸降呼

興也瑟續密貌玉瓚圭瓚也以圭為柄黃金為勺青金

為外而朱其中也瓚據成器謂之圭瓚瓚盛也酒以黃

金為勺有鼻口酒從中流出玉人云裸圭尺有二寸有

瓚以祀宗廟典瑞注引漢禮瓚槃大五升口徑八寸下

有槃口徑一尺則瓚黃流鬱鬯也釀秬黍為酒築鬱金

如勺為槃以承之也

黃而和之使芬芳條鬯以瓚酌而裸之也孔氏曰秬黑

者也釀秬為酒以鬱金和之草名鬱金則黃如金色酒

在器流動故曰黃流○周禮鬱人掌和鬱鬯注鬱草名

十葉為鬯百二十葉為釀以煮之釀中非鬯是不和鬱

者○本草注云鬱金草其花十二葉為百草之英三月

有花狀如紅藍黃之用為

鬯合而釀酒以降神也攸所降下也○言瑟然之王

瓚則必有黃流在其中豈弟之君子則必有福祿下其

躬明寶器不為於麇味而黃流不注於瓦缶則知盛德

必享於祿壽而福澤不降於淫人矣華谷嚴氏曰言各

盛德必得其福○慶源輔氏曰此又承上章言豈弟

君子則福祿自然降下其躬蓋亦不待乎求之之意

○鳶飛戾天魚躍于淵豈弟君子遐不作

興也。鳶，鷂類。疾，至也。李氏曰：抱朴子曰：鳶之在下，無力及至乎上，聳身直翔而已。蓋鳶之飛，全不用力，亦如魚躍怡然自得，而不知其所以然也。遇何通。○言鳶之飛，則及于天矣。魚之躍，則出于淵矣。豈弟君子，而何不作入乎言，其必作人也。華谷錄氏曰：三章言作人之妙也。其性而不知所以然也。豈弟，文王何不作人乎。言必有以興起之，而使之不自已也。○上蔡謝氏曰：鳶飛疾天，魚躍于淵，猶韓愈謂魚川泳而鳥雲飛，上下各得其所也。詩人言如此氣象，周家作人似之。○慶源輔氏曰：絅，撲之詩。言文王德盛而人心自然歸向之，昇麓之詩。言作人可也。而里麓亦言作人之事。昔何哉，愚讀其詩，言皇極章有曰：皇建其有極，斂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蓋言人君能達其極，則為五福之所聚，而又有以使民觀感而化焉，則是又能布此福而與其民也。大抵其三章

首尾皆以成就天下人才為說，由是推之，則昇麓之詩亦以作人為言者亦宜矣。蓋聖人之得名位者，豈以其身自斂其福祿哉，必使天下之人各修其行而邦其昌，然後為福也。

○青酒既載，叶節辛息營牡既備，叶蒲北反以享以祀，叶逸反以介景福。叶華力反

賦也。載，在尊也。備，全具也。承上章言有豈弟之德，則祭必受福也。三山李氏曰：君子之受福，豈以駢牡之故而故有豈弟之德，則受福。

○瑟彼柞棫，民所燎，力召反矣。豈弟君子，神所勞，力報反矣。興也。瑟，茂密貌。安成劉氏曰：上章玉璜，故言燎，爨也。或曰：燎，燎除其旁草，使木茂也。程子曰：今人種榆，亦焚之。

為非按所以茂者乃人熾燎除其旁草治之勞慰撫也
使無害不若以為民取以供燎不費詞也
孔子曰上言祭以受福此言得福之事君子所以得福
者正以為神所勞來○慶源輔氏曰此章又承上章而
言豈弟君子必為神所慰撫則祭必受福亦
其宜也○華谷嚴氏曰五章言受福之本也

○莫莫葛藟施以政于條救莫回豈弟君子求福不

興也莫莫盛貌回邪也鄭氏曰言文王之求福修德以

○華谷嚴氏曰六章言求福之心也文王樂易求福不
回表記言得之自是不得自是以聽天命遂引此章蓋
有一毫艷倖之心則邪矣

旱麓六章章四句

思齊側皆大音任文王之母莫後思媚美記周姜京室之

婦房九大同上妣嗣徽音則百斯男心反

賦也思語辭齊莊媚愛也周姜太王之妃太姜也京周

也太妣太王之妃也亦氏曰太姜太任太妣皆稱大明

稱太蓋避太姜故也徽美也百男舉成數而言其多也朱子曰按

管蔡邲霍魯衛毛刑邲雍曹滕畢原豐郟文之昭也并
伯邑考武王十八人然此特其見於書傳者耳亦可見

其多○此詩亦歌文王之德而推本言之曰此莊敬之

大任乃文王之母實能媚于周姜而稱其為周室之婦

臨川王氏曰齊者母道也媚者婦道也為至於太妣又
人母盡母道為人婦盡婦道者太任也

能繼其美德之音而子孫衆多上有聖母所以成之者

遠內有賢妃所以助之者深也三山李氏曰觀列女傳
載胎教則文王由太任

而成德可知矣。○須溪劉氏曰：母妻如此，所以有文王也。美之至也。○慶源輔氏曰：棧樓詩言文王德盛而人歸之，早麓言文王德盛而天福之，思齊又推本而言文王之所以德盛者，由聖母賢妃成之，之遠助之，深而然也。○永嘉陳氏曰：此詩言文王之聖本於木任木，或曰使文王以頑為父，以罵為母，將不得其聖乎？曰：瞽瞍頑，瞽瞍之所以所以始而終之者，孝也。舜終不倦而瞽瞍難文王處其易，舜文王一也。文王處其易，舜處其難，舜處其易。

○惠于宗公神罔時怨，神罔時恫，刑于寡妻，至于兄弟。

以御于家邦。

賦也。惠順也。宗公，宗廟先公也。恫，痛也。刑，儀法也。

止齋曰：古人於夫婦之分，極加嚴焉。刑于寡妻，刑于二女，刑之一言，蓋其法近於忍，不止於與與也。○新安王氏曰：木如雖賢，非文王有以儀刑之，豈能全此婦德之懿乎？寡妻猶言寡小君也。御，逆也。

也。華谷嚴氏曰：御，鄭讀如字，訓治也。○言文王順于先公而鬼神敬之，無怨恫者，其儀法內施於閨門而至

于兄弟，以御于家邦也。慶源輔氏曰：此章則言文王之德足以和神人治家國，以足前

章之意，其序則先尊而後卑，先親而後疎也。孔子曰：家齊而後國治。安成劉

學傳：齊家治國，章三引詩文始言家人，次言兄弟，終言言四國，朱子亦嘗謂即刑寡妻至兄弟，御家邦之意。

子曰：言舉斯心，加諸彼而已。南軒張氏曰：文王之刑寡妻，至兄弟，御家邦，亦舉斯心，加諸彼而已。蓋無非是心之所存也。聖人雖無事，張

子曰：言接神人，各得其道也。豐城朱氏曰：先神而後人，親疎之殺也。誠以事神而神無不格，誠以治人而人罔不孚，此所謂接神人各得其道也。

○雞雞在宮，蕭蕭在廟，不顯亦臨，無射亦保。

雞雞，於容反。

在宮蕭蕭在廟。

音

不顯亦臨。

音

無射亦保。

賦也。雖雖和之至也。肅肅敬之至也。不顯幽隱之處也。射與數同。厥也。保守也。○言文王在閨門之內。則極其和在宗廟之中。則極其敬。雖居幽隱。亦常若有臨之者。雖無厭射。亦常有所守焉。其純亦不已。蓋如是。華谷氏曰。在宮則和在廟則敬。其誠隨所寓而形見也。不顯之處人所不見。高亦若有所臨。洋洋乎如在上也。無厭之時踐履已熟。而亦自保守。悠久無間也。○未嘉陳氏曰。皆文王之誠也。○東萊呂氏曰。聖人神人之主也。如前章所載。神人乎格。可謂得為主之道矣。欲求所以格乎者。當於此章觀之。○勿軒熊氏曰。此承上章而言。雖雖在宮。即刑于寡妻以下之事。肅肅在廟。即惠于宗公以下之事。○豐城朱氏曰。雖雖和之至也。所以為治人之本也。肅肅敬之至也。所以為事神之本也。不顯自其在已者言之。亦臨。則指其在神者而言也。無射自其在人者言。

之亦保則指其在已者而言也。已之所處。雖在於幽隱。而心之戒懼。則常若有臨之者。人之於我。雖無所厭射。而心之操存。則常若有所守焉。所以為純亦不已之實也。

○肆我疾不殄。烈假不瑕。不聞亦式。不諫亦入。此與下章

未詳用韻

賦也。肆故今也。戎大也。疾猶難也。大難如姜里之囚。及昆夷獫狁之屬也。殄絕烈光假。大瑕過也。此兩句與不殄厥愠。不隕厥問。相表裏。安成劉氏曰。不殄厥愠。不隕厥問。文王之事。固在其中矣。其後周公遭變。孫碩膚而德音不瑕。雖其天縱之聖。抑亦有得於家庭之訓化歟。聞前聞也。式法也。○承上章言文王之德如此。故其大難雖不殄絕。而光大亦無玷。

缺

東萊呂氏曰文王之德如上章所陳故雖遭大難而不失其聖光大不缺也

雖事之無所

前聞者而亦無不合於法度雖無諫諍之者而亦未嘗

不入於善傳所謂性與天合是也慶源朝氏曰此章則

之如昂夷獫狁之伐夷里之囚皆所謂我疾也夫難之末是亦定數雖聖有所不能免特處之有遺爾故言其大難雖不能殄絕之而使無而在我光大之德終無瑕玷焉此樂天之事非聖人不能也不聞亦或從心所欲不踰矩之事不諫亦入所謂不思不勉從容中道也文王之德至是則無以復加矣○三山李氏曰其性德不勉而中不思而得豈待於有所聞有所諫而後中道哉○華谷嚴氏曰此章言從容中道也

○肆成人有德小子有造古之人無斃亦譽髦斯士

賦也冠以上為成人小子童子也造為也古之人指文

王也東萊呂氏曰典謨作於虞夏其稱堯舜禹皋陶已曰稽古則以文王為古之人復何疑哉譽髦

髦俊也○承上章言文王之德見於事者如此須漢劉

章兩肆皆言其效故一時人材皆得其所成就道德已成幼者有業蓋由其德純而不已故令此士皆有譽於天下而

成其俊又之美也慶源朝氏曰此章則遂言其德盛而

觀感而蒙其成就是以令其為士者得其名譽於天下而成其俊又之美也以上三詩皆言文王之德之盛而皆及於作成人之才之事以是觀之則聖人之德必見於作成一世之人才者然後為至在易觀卦曰觀我生君子无咎象曰觀我生觀民也意蓋如此○華谷嚴氏曰此章言至誠為能化也○東萊呂氏曰聖人流澤萬世者無有大於作人所以續天地生生之大德也故此詩以是終焉文王之無斃夫乎之誨人不倦其心一也○臨川王氏曰初言木叔則化成人不倦其心一也○也終言譽髦斯士則化成乎天下也

思齊五章二章章六句三章章四句定宇陳氏曰文王之聖生之者

聖母助之者賢妃然文王固不能不資助於太妃而實能備身以刑子寡妻三四章皆言備身事也未章則不特成己而且能成物矣

皇矣上帝臨下有赫叶黑監觀四方求民之莫維此二國

其政不獲叶胡維彼四國爰究爰度待洛上帝耆之憎其

式廓乃眷西顧此維與宅叶連

賦也皇大臨視也赫威明也監亦視也莫定也二國夏

商也不獲謂失其道也四國四方之國也究尋度謀也

耆憎式廓未詳其義或曰耆致也毛氏傳曰耆致也

○安成劉氏曰耆致女音著集傳疑訓為致則當音指讀如耆定爾功之耆憎當作增式廓

猶言規模也慶源輔氏曰式廓如式操此謂岐周之地也

○此詩敘大王大伯王季之德以及文王伐密伐崇之

事也安成劉氏曰二章至四章敘木王大伯王季之德五章至八章則敘文王之德業此其首

章先言天之臨下甚明但求民之安定而已彼夏商之

政既不得矣故求於四方之國釋子曰此說言天佑下民作之君長使民得安定

也天惟求民所定故君不善則德之如後夏商二國不得其政則於四方之國求謀有德之君使王天下○

氏曰紂既喪厥德亦亡夏其惡歸等故配荀上帝之所

欲致者則增大其疆境之規模於是乃眷然顧視西土

以此岐周之地與木王為居宅也廣雅釋義曰皇矣上

之威明可畏也監觀四方求民之莫者言天之意所

在也夏商之政不得其道則違命之而不顧四國之君則於是尋究於是謀度然後予之而不載輕易焉大抵天之為道栽培之者難傾覆之者易也

○作之屏反必領之其菑反非并其翳反一計備之平之其灌其

剝剝音之辟反婢亦之其種反丑貞其樞反居反叶攘之剔反

之其壓反烏劍其柘反章夜反叶帝遷明德反申反古惠夷載路

天立厥配受命既固

賦也作拔起也屏去之也菑木立死者也翳自斃者也

孔氏曰立死之木姑他木生長為木之害故或曰小木

蒙密蔽翳者也脩平皆治之使疏密正直得宜也灌叢

生者也剝行生者也啓辟艾除也樞河柳也似楊赤色

生河邊爾雅注曰今河傍赤莖小楊○陸氏曰生

也腫節似扶老可為杖者也陸氏曰節中腫似扶老

為馬鞭攘剔謂穿剔去其繁冗使成長也壓山桑也與

柘皆美材可為弓榦又可蠶也木棗曰柘木裏有明德

謂明德之君即大主也申夷載路未詳或曰申夷即混

夷載路謂滿路而去所謂混夷駢矣者也配賢妃也謂

太姜○此章言大王遷於岐周之事蓋岐周之地本皆

山林險阻無人之境而近於昆夷大王居之人物漸盛

然後漸次開闢如此禮陵陽氏曰此章本周作宅之

乃上帝遷此明德之君使居其地而昆夷遠

遁天又為之立賢妃以助之是以受命堅固而卒成王

業也慶源輔氏曰此章首八句人事也後四句天命也

則因其死斃而拔去之灌樹則因其叢列而備治之禮
楊凡木則芟除之覆和美材則擷剔之蓋順理而為之
舉此開辟林木一事言之則餘可知矣○廬陵彭氏曰
木王之遷從之者如歸命非人之所能為也必有主宰
所以主宰乎天者也書言昭受上帝而後言天命之蓋帝
用休言帝休而後言天
乃大命文王皆兩類也

○帝省息非其山柞棫斯拔蒲貝柞栢斯兌從非帝作邦

作對自大音伯王季維此王季因心則友已反則友其兄

王叶虛反則篤其慶叶扶載銀之光受祿無喪叶平聲奄有四

方

賦也拔充見綿篇此亦言其山林之間道路通也對猶
當也作對言擇其可當此國者以君之也大伯大王之

長子王季大王之少子也因心非勉強也華谷嚴氏曰

之道豈可以偽為哉因其心而然耳生而無不知愛其

親長而無不知敬其兄本於良知良能豈非因心而然

哉善兄弟曰友兄謂大伯也篤厚載則也奄字之義在

勿遠之間○言帝省其山而見其木拔道通則知民之

歸之者益衆矣於是既作之邦又與之賢君以嗣其業

蓋自其初生大伯王季之時而已定矣廬陵彭氏曰柞

兌精神氣象見於林木之間有方輿未艾之象夫以周

之建國既得其地而為君者又得其人皆非人力所能

為故詩人又託詞以為帝於是大伯見王季生文王又

知天命之有在故適吳不反大王沒而國傳於王季及

文王而周道大興也朱子曰大王欲傳位季歷以及昌

木伯知之逃之荆蠻於是太王乃

立季歷傳國至禹是為文王又曰木王欲立賢子聖孫為其道足以濟天下而非有愛憎之間利欲之私也是以秦伯去之而不為揖王季受之而不為貪蓋處君臣父子之變而不失乎中庸此所以為至德也○勉齋董氏曰秦伯知王季之後又有文王之聖必能基成王業從而讓之亦木王之志也是秦伯之讓上以繼木王之志下以成王季之業無非為天然以木伯而避王季則王季疑於不友故又特言王季所以友其兄者乃因其心之自然而無待於勉強西山真氏曰王季之友木伯已而後友之使木伯未嘗有遜國之事王季所以友之者亦若足而已既受木伯之讓則益脩其德以厚周家之慶而與其兄以讓德之光猶曰彰其知人之明不為徒讓耳讓王季乃能脩其德而有以篤其慶使木伯讓國之美赫然光顯於後世者王季與之也其德如是故能受天祿

而不失至于文武而奄有四方也

豐成朱氏曰王業之成雖在於武王得天

下之時而天命之定已見於木伯讓王季之日秦伯讓焉而無迹王季受之而無愧此王業之所由基也文王創造於前武王繼續於後此王業之所由成也木伯當立而不立文王可為而不為故皆謂之至德非王季之友無以成秦伯之志非武王之孝無以成文王之功武王之孝易知也王季之友難知也此因心則友則友其兄則篤其慶載錫之光詩人所以再三歎詠於王季也

○維此王季帝度其心武伯其德音其德克明克

明克類克長丁文克君王如守此大邦克順克比必里

比叶獎于文王其德靡悔叶虎既受帝祉音施以于孫

子叶獎賦也度能度物制義也音春秋傳樂記皆作莫謂其莫

賦也度能度物制義也音春秋傳樂記皆作莫謂其莫

然清靜也克明能察是非也克類能分善惡也克長教

誨不倦也克君賞慶刑威也言其賞不僭故人以為慶

刑不濫故人以為威也順慈和徧服也比上下相親也

比于至于也悔遺恨也○言上帝制王季之心使有又

寸能度義朱子曰猶言天誘其衷能使制義也○慶源

短物皆然心為甚先生解以為人心有本然之權度者

蓋謂是也○豐城朱氏曰帝度其心使之能權也夫惟

能權故能受太伯之讓而薦周家之慶也又清靜其德音使無非間之言是

以王季之德能此六者華谷嚴氏曰明類是一意類者明之

克君者長之推比者順之積也○廬陵彭氏曰克長則

足以朝諸侯有天下由小至大其序如此○孔氏曰王

季君其國耳以其追號為王故以王言之○蕭田鄭氏

曰能為人長能為人君故使之王至於文王而其德尤

此大邦又能惠順親比其民人也

無遺恨是以既受上帝之福而延及于子孫也華谷嚴

及文王其德無有可悔人有過則悔恨靡悔則無過從

容中道無毫髮之憾也言王季之德傳于文王而益盛

故能受天之福而延于子孫也○豐城朱氏曰此章專

美王季之德故言之特詳至于文王則但言其德之靡

悔而已然謂之靡悔則其德之純一無間亦

可見矣惟其德之無間是以其福之無窮也

○帝謂文王無然畔援葉音願無然歆羨饑面誕先登于岸

叶魚密人不恭敢距大邦叶卜侵阮魚宛徂共音王赫斯

叶反怒叶反爰整其旅以按音祖旅以篤于周叶反祐叶反以對于

天下叶反賦也帝謂文王說為天命文王之詞如下所言也朱子曰

曰天

豈詩諱然命之只是文王要德地便是理合德地便是天命之也○華谷廉氏曰天不言以意謂之也○謂之心天實知之也無然猶言不可如此也畔離畔也援

攀援也言舍此而取彼也歆欲之動也羨愛慕也言肆情以徇物也岸道之極至處也密密須氏也姁其入姓

之國在今寧州阮國名在今涇州祖往也共阮國之地名今涇州之共池是也寧州涇州即今平涼府其旅周

師也接邊也祖旅密師之往共者也安成劉氏曰二旅字所指不同福對答也○人心有所畔援有所歆羨則溺於人欲之

流而不能以自濟文王無是二者故獨能先知先覺以造道之極至蓋天實命之而非人力之所及也屬陵事氏曰無

畔援則中正而不溺於私無歆羨則剛大而不溺於欲故能造道之極也○長樂王氏曰人心未嘗不正也有

所畔援則不得其正有所歆羨則不得其正無畔援歆羨則使之正其心也○慶源輔氏曰人心一有畔援歆

羨則流於私發凡所云為必不能先知先覺又焉能有所濟乎况於用兵行師之際情欲易縱之時而二病不

去幾何而不流於窮蹙也哉故此章將言文王之征伐而先言文王之無此病也誠先登于岸以涉水為譬也

是以密人不恭敢違其命而擅興師旅以侵阮而往至于共則赫怒整兵而往逼其眾以厚周家之福而答天

下之心蓋亦因其可怒而怒之初未嘗有所畔援歆羨也藍田呂氏曰雖赫怒用兵皆出於無心也畔援歆羨皆有心者也○臨川王氏曰有所畔援歆羨不得其

密皆是道理合著德地初非聖人之私怒也。○豐城朱氏曰：密之敢距大邦不知有事大之禮也。侵阮祖共不知有恤小之義也。此天理之所當怒而王此文王征伐之法也。所當誅也。故赫怒整兵以遏其衆。此王征伐之始也。新安胡氏曰：此是文王與師之始。詩人必原於天之所命以見文王之怒非出於已私也。

○依其在京叶居反。侵自阮疆。陟我高岡。無矢我陵。我陵我阿。無飲我泉。我泉我池。叶德反。度其鮮。叶德反。原居岐之陽。在渭之將。萬邦之方。下民之王。

賦也。依安。歟。京周京也。矢陳鮮善將側方鄉也。孔氏曰：望之也。言文王安然在周之京而所整之兵既過密人

遂從阮疆而出以侵密。華谷嚴氏曰：侵自阮疆謂自阮密阮接壤也。○安成劉氏曰：春秋書法。潛師掠境曰侵。聲罪致討曰伐。此詩於密言侵於密言伐。固非如春秋

書法例。然其師既按祖共之衆則密人退歸矣。故周師既出阮疆而遂侵之。蓋亦出其不意而謂之侵也。所

陟之岡。即為我岡。而入無敢。陳兵於陵。飲水於泉。以拒我也。華谷嚴氏曰：文王以兩伯討密之罪。豈有一毫畔援之私耶。阮不幸而與密為鄰。幸而遇文王為伯也。伐密有訊。緘伐肆之事。而伐密不言。於是相其高原者。是師次其境而密人即服不待戰也。於是相其高原而徙都焉。所謂程邑也。慶源輔氏曰：文王之兵侵密乃陳其兵。飲其水者。辭直理正。成靈氣。饒莫有敵者。所謂帝王之道。山萬全者也。程邑在岐山之南。渭水之側。為萬邦之所趨。向者下民之所歸。往○華谷嚴氏曰：文王用心廣大。威德暢洽。歸者益衆。非舊邑所能容也。○新

之實事也。其字指密而言。○孔氏曰：程邑在岐山之陽。是去舊都不遠也。○安成劉氏曰：文王伐密之後。而作程邑。亦猶伐崇之後。而作豐邑。方其伐之。討罪而已。固未嘗先有作邑之心也。自常情觀之。此謂貪其土地矣。詩人知其心之無私。故言伐密伐崇之事。皆先以帝命

詩傳大全卷之十一

發其地於漢為扶風安陵今在京兆府咸陽縣即今西陽縣

○帝謂文王予懷明德不大聲以色不長丁文夏以章不

識不知順帝之則帝謂文王詢爾仇方同爾兄弟以爾鈞

接爰音與爾臨衝以伐崇墉

賦也予設為上帝之自稱也懷眷念也明德文王之明

德也以猶與也夏章未詳東萊呂氏曰此句雖難強通訓語亦當相類聲以色謂聲音與笑貌夏以革謂伐大與變革也則法也仇方讎國也

年氏曰兄弟與國也廬陵蘇氏曰以諸侯之國為兄弟亦未嘗稱王一驗也鈞接

鈞梯也所以鈞引上城所謂雲梯者也臨臨車也在上

臨下者也衝衝車也從旁衝突者也皆攻城之具也崇

國名在今京兆府鄠縣鄠縣即今西安府鄠縣亦隸陝西墉城也史記

崇侯虎譖西伯於紂紂囚西伯於羑里西伯之臣閔天

之徒求美女奇物善馬以獻紂紂乃赦西伯賜之弓矢

鈇鉞得專征伐曰譖西伯者崇侯虎也西伯歸三年伐

崇侯虎而作豐邑○言上帝眷念文王而言其德之深

微不暴著其形迹程子曰天謂文王予懷爾之明德不

不通故所過者化所存者神豈暴著其形迹也哉是不

私見大其聲色也故曰聲色之於以化民末也○東萊

曰氏曰不大聲以色則不事外飾不長夏以革則不縱

私意明德之實也○安成劉氏曰明德者文王之德所

得乎天之本體也不大不長者又能不作聰明以循天

文王之德之形迹也

理華谷嚴氏曰不識不知不作聰明也故又命之以伐

崇也謂文王言之若曰此蓋天意云爾畢氏曰此言

文王德不形而功無迹與天同體而已雖與兵以伐崇

莫非順帝之則而非我也虞源輔氏曰文王之明德上

有其二可謂至矣然未嘗暴著於聲色之間其所云為

但不識不知順帝之則而已此天所以又命之使伐仇

方也夫文王之崇侯謂文王而文王之疑於報私怨者然虎

倡紂為不道乃天人之所共怒文王奉天討罪何容心

哉蓋由其心純乎天理故喜怒哀樂皆與天合所仇者非私

怨苟合也

○臨衝閑閑叶胡崇墉言言執訊音連連攸馘古獲安安

有反是類是馮是致是附叶上四方以無侮臨

衝蕘蕘音非叶崇墉音非叶仇仇魚乞是伐是肆是絕是忽叶虛

四方以無拂叶分

賦也閑閑徐緩也言言高大也連連屬續狀馘割耳也

軍法獲者不服則殺而獻其左耳孔氏曰玉藻云驅禽

獻其左耳曰馘罪其不聽命

服罪故取其耳以計功也

安安不輕暴也類將出師

祭上帝也馮至所征之地而祭始造軍法者謂黃帝及

蚩尤也考索曰漢書無高祖祠黃帝蚩尤於沛庭管仲

蚩尤也稱蚩尤作鈞戟之記稱黃帝與蚩尤戰于阪泉

此故後世祭之也致致其至也附使之來附也蕘蕘強

盛貌仇仇堅壯貌肆縱兵也忽滅拂戾也春秋傳曰末

主伐崇三旬不降退脩教而復伐之因墨而降孔氏曰

信十九

年在傳云因量而降則似兵合不戰此言 ○言文王伐

崇之初緩攻徐戰告祀羣神程子曰暴明其罪告之神

明也明伐而告神明其伐合神

以致附來者而四方無不畏服及終不服則縱兵

以滅之而四方無不順從也慶源輔氏曰是致是附仁

之天下畏之而不敗侮仁之至也義以絕之天下從之

而不敢拂義之至也非文王與天同德者其孰能之○

三山李氏曰文王所伐者崇耳而四方之

國無不服從以文王之伐當其罪故也夫始攻之緩

戰之徐也非力不足也非示之弱也將以致附而全之

也安成劉氏曰此其 及其終不下而肆之也則天誅不

可以留而罪人不可以不得故也安成劉氏曰此

謂文王之師也程子曰聖人之伐未有不俟其革

皇矣八章章十二句

一章二章言天命大王華谷嚴氏曰首章言天初

遷岐也○安成劉氏曰兩章稱帝者三稱天者一

可見天之所以命木王者矣蓋其始去分則分人

從之其居于岐則四方歸之民之歸往如此即木

主已受天命矣然而求木王之所以得乎天者則

以帝遷明三章四章言天命王季華谷嚴氏曰三

德而然也

相遜之事為木王張本四章則述王季之德以及

末王也○安成劉氏曰三四章言帝者四可見天

之命王季者矣然而王季之所以五章六章言天

得乎天者則以其德克明而然也

命末王伐密七章八章言天命末王伐崇程子曰

伐始於密王功之始也終於崇天下遂無不服王

功之成也○朱子曰詩自從木王說來如云至于

末王實始翦商如末王伐崇一節不是小小侵掠

詢爾仇方同爾兄弟以爾鈞援與爾臨衛以伐崇

壙此見大段動眾岐山之下與崇相去自是多
 里因甚如此這般處要做大王無意出做事都
 得又如說侵自陝我高岡我陵我阿我泉我
 池這看見都自據有其土地這自大段施張了
 云紂命末王得專征伐紂不得已授之末王不
 已受之橫暴云不以聲色為政不以革命有中國
 默順帝則而天下歸焉其惟末王乎若如此說恰
 似內無純臣之義外亦不屬於商這也未必如此
 只是事勢自是不可已當商之季上下崩頽忽於
 岐山下突出許多人是誰當得末王之事惟五
 才識之故七篇之中所以告列國之君莫非勉之
 以王道○安成劉氏曰五章至八章言帝者四而
 帝之所以命末王者唯拳拳於武功求其所以然
 者則又以帝之懷其明德也唯其祖父子孫相傳
 一德是以天之眷命有加而無替及至商罪貫
 盈而天又命武王誅之天豈私於有周也哉

經始靈臺叶用營之庶民攻之不日成之經始勿叶

反居力庶民子來叶六

賦也經度也靈臺文王所作謂之靈者言其倏然而成

如神靈之所為也毛氏曰神之精明者補靈四方而高

如此豈至周有天下遂以為天營表攻作也不日不終

日也亟急也○國之有臺所以望氛禳音侵察災祥時觀

游節勞佚也東萊呂氏曰作臺主於望氣禳觀民俗以

一弛一張無非事也○安成劉氏曰韻注氣祥氣禳妖

氣蓋察災祥則於此望氣節勞佚則於此遊觀皆取其

高明文王之臺方其經度營表之際而庶民已來作之

所以不終日而成也雖文王心恐煩民戒令勿亟而民

心樂之如子趨父事不召自來也慶源輔氏曰經始勿

申說上四句意○定守陳氏曰不欲其急而過於勞者

愛民之仁子來而忘其勞者事君之義未有上好仁而

下不好義也。○南軒張氏曰：文王則勿亟庶民，則子來君民之相與如此。○三山李氏曰：速成出於民之意，則可出於君之意，則不可出於君之意，則為勤民出於民之意，則見其得民心也。勸焦上聲。○華谷嚴氏曰：首章述作臺。

其臺曰靈臺，謂其沼曰靈沼，此之謂也。雖用民力而民反歡樂之，加以美名也。

○王在靈囿，麀鹿攸伏，鹿鹿濯濯，白鳥嚶嚶。
反 戶角 王在靈沼，灼音音 於音音 鳥音音 魚躍

賦也。靈囿，臺之下有囿，所以域養禽獸也。孔氏曰：禁墻在其，鹿牝鹿也。伏，言安其所處，不驚擾也。長樂劉氏曰：靈囿，徒御非少，乃不濯濯，肥澤貌。鴛鴦，潔白貌。靈沼，囿驚不逸而攸伏也。

之中有沼也，物滿也，魚滿而躍，言多而得其所也。

自如而不驚，鳥翔集而不去，魚亦踰躍而自適，則文王之時，飛潛走伏皆遂其性也。○華谷嚴氏曰：次章言既作臺而遊焉，夫車馬羽旄一也，有見之而欣欣喜色者，有見之而疾首蹙頞者，由人心之樂不樂也。文王鳥獸魚鼈，何以異於人哉？特民心樂之耳。孟子最善說詩，只民樂其有麋鹿魚鼈一語，道盡一詩意。○豐城朱氏曰：臺下有囿，則從而謂之靈囿，囿中有沼，則從而謂之靈沼。王而時在靈囿也，則見其鹿之攸伏，言其性之適也。見其鹿之濯濯，言其體之肥也。見其鳥之嚶嚶，言其色之潔也。此飛走者樂其為飛走也，王而時在靈沼也，則既見其魚之物，而其多可知也。復見其魚之躍，而其適可知也。此鱗介者樂其為鱗介也。已。

○虛業維樅，賁鼓維鏞，於論鼓鐘於賦也。虛植木以懸鐘磬，其橫者曰柶。音業，柶上大版刻。

之捷業如鋸齒者也孔氏曰兩端有植木其上有橫木

上加大版刻版如鋸齒為飾○鄭櫜業上懸鐘磬處以

綵色為崇牙其狀縱縱然者也孔氏曰以綵色為之其

氏曰鐘虛飾以贏屬磬虛飾以羽屬器異其虛故也鐘

磬之荀皆飾以鱗屬其文若竹之有筍○鄭兩端又有

壁嬰鄭氏謂戴壁垂羽是也蓋簞虛所以架鐘磬崇牙

壁嬰所以飾荀虛夏后氏飾以龍而無崇牙商飾以崇

牙而無壁嬰至周則極文而三者具矣○賁大鼓也釋文

此有誓所以言設業設虛崇牙樹羽也○賁大鼓也釋文

亦作長八尺鼓四尺安成劉氏曰賁鼓身八尺而中

圓加三之一○安成劉氏曰中圓者謂鼓腹也鼓面徑四

尺則其圓十六尺而徑五尺○鋪木鐘也論倫也言得其倫理

也黃氏曰樂之不能己而言之不○辟璧通靡澤也辟靡

能盡故曰於論於樂於嘆辭也○辟璧通靡澤也辟靡

天子之學大射行禮之處也水旋五如璧以節觀者故

曰辟雍孔氏曰璧體圓而內有孔此水亦圓而內有地

猶壁然以水繞之○朱子曰報聘之詩曰于彼西雍說者以靡為澤蓋即

旋丘之水而其學即所謂澤宮也孟子所謂序者射也

則學蓋有以射為主者矣蘇氏引莊周言文王有辟雍

之樂則是又以為習樂之所也張子亦曰辟雍古無此

名其制蓋始於此及周有天下遂以名天子之學而諸

侯不得立焉○華谷嚴氏曰三章四章皆述辟雍作樂

之事末王既遊園沼遂於辟雍作樂也○安成劉氏曰

古之教者固不廢樂而大射之禮亦先用樂作樂於辟

雍無可疑者此後兩章自說觀靈臺之事也

○於論鼓鐘於樂辟靡鼓逢逢○反鼓逢逢反○蒙蒙蒙蒙蒙

賦也鼉似蜥蜴長丈餘皮可冒鼓逢逢和也卑推曰夏

小正云剥

鼙以高鼓其皮堅厚取以冒鼓故曰鼙鼓鼙鼓非特有
取於皮亦其鼓聲逢逢然象鼙之鳴續博物志曰鼙長
一丈其聲如鼓有眸子而無見曰矇無眸子曰瞶古者樂師皆

以瞽者為之以其善聽而審於音也公事也聞鼙鼓之
聲而知矇瞶方奏其事也華谷羅氏曰申言鐘鼓辟雍

曰奏故九成謂之九奏言方
奏其事樂之不厭之詞也

靈臺四章二章章六句二章章四句

東萊呂氏曰前二章樂文王有臺池鳥獸之樂也

後二章樂文王有鐘鼓之樂也皆述民樂之詞也

孔氏曰鄭氏云韓詩說辟雍者天子之學所以教
天下春射秋饗尊事三老五更在南方七里之內
本氏說天子靈臺在太廟之中墜之以靈沼謂之
辟雍皆無明文左按靈臺一篇有靈臺有靈園有

靈沼有辟雍則辟雍及三靈或同處矣○黃氏曰
民樂其有靈臺沼園而亦樂其有麋鹿魚鼈所謂
愛人而及其物也○雙峯饒氏曰文王未嘗無靈
臺靈沼然與民同樂便是天理文王畢竟自朝至
于日中晏不遑暇食用咸和萬民人必得所然後
有此樂○華谷嚴氏曰文王始作靈臺民樂成之
其遊於園沼也又樂其有鳥獸魚鼈其作樂於辟
雍也又樂其有鐘鼓之音所謂聞王鼓樂於此欣
欣然有喜色也言之不能盡而嗟嘆之不能已則
民之愛戴者深矣○定宇陳氏曰靈臺一詩辟雍
之教寓焉臺池鳥獸鐘鼓之樂樂之形也其樂也
外辟雍教化道義之樂樂之本也其樂也內民樂
其樂蓋至此矣○豐城朱氏曰前二章言靈臺之
遊觀後二章言辟雍之教育遊觀而必言其物之
盛者以見蕃育長養之有其素也教育而必言其
樂之和者以見鼓舞作興之有其術也然則臺池
鳥獸之樂固與百姓共之而鐘
鼓之樂殆將與賢者共之也

下武維周世有哲王三后在天王配于京叶居
良反

賦也下義未詳或曰字當作文言文王武王實造周也

哲王通言木王王季也三后木王王季文王也在天既

沒而其精神上與矣合也慶源輔氏曰下箇精神字甚有意須深思之王武

主也配對也謂繼其位以對三后也京鎬京也北漢陳氏曰哲

者則武王也在鎬京者足以配彼在天者○此章美武

主能續大王王季文王之緒而有天下也豐城朱氏曰

業非先后固無以基之於前而先后在天之神非聖人

無以配之於下蓋一代興王之業必世德之相承有以

基之於其始而後聖德之受命有以成之於其終也周

造周矣然推原其始則文王之前固有王季也王季之

前又有木王也謂王業之所基不在於是而可乎夫繼

太王王季文王既沒而其精神上與天合也是以武王

繼之實能配彼在天之靈於鎬京焉則武王之繼三后

謂非王業之所成而可乎詩人於此原其始而歸美於三后要其終而歸功於武王則夫任繼述之責者其必

法矣

○王配于京世德作求永言配命成王之孚叶空

賦也言武王能繼先王之德三山李氏曰武王所以配

故也起而求以繼之也○三山林氏曰作起而求之如

敏以求之之求○華谷嚴氏曰康誥曰我時其惟殷先

哲王德用康而長言合於天理故能成王者之信於天

下也若暫合而遽離暫得而遽失則不足以成其信矣

慶源輔氏曰采言配命已解於文王詩此章言武王得

以對在三王於鎬京者以其能起先世之德而

繼之此字與書所謂作周乎先之乎同夫王者之信

豈一朝一夕之所能成哉○華谷嚴氏曰武王所求者

先世之德故能長配天命有天下而傳無窮遂成王者

之信也王者之事業莫大於信信則天下心服而王也

詩傳大全卷之七

四十八

○定字陳氏曰配祖宗而與世德一即配天而與天理一者命原於天而三后亦在天配三后即配天矣配命則必能配三后矣○豐城朱氏曰此章二配字不同王配于京是以下而對乎上之辭永言配命是以人而合乎天之辭有以配對於下而已之德既與先王而為一有以配合乎天而已之心復與天理而為一此所以能成王者之信而為天下之法也然則王者之信豈可以他求哉亦在乎求世德配天命而已蓋世德皆實心之形著而天命即實理之流行既有以配對於先王復有以配合乎天命則王者之德著於下而天下之心應乎上上下下交孚而其為信也成矣

○成王之孚下土之式永言孝思孝思維則

賦也式則皆法也○言武王所以能成王者之信而為

四方之法者以其長言孝思而不忘是以此其孝可為法

耳朱子曰求其世德而成王之孚孝思之至孰大於是

○長樂王氏曰武王作求至於成王之孚下土之式

則亦維先人之故繼其志述其事也○永嘉陳氏曰王者之德著於人而可信者謂之孝存於心而不忘者謂之孝天下皆知法武王之德而不知德之可法者本於聖人之孝○安成劉氏曰武王之孝可謂天下之法此所以為遵孝所謂德教加于百姓刑于四海此天子之孝是也若有時而忘之則其孝者偽耳何足法哉

○媚茲一人應侯順德永言孝思昭哉嗣服叶蒲北反

賦也媚愛也一人謂武王應如不應侯志之應侯維服

事也○言天下之人皆愛戴武王以為天子而所以應

之維以順德是武王能長言孝思而明哉其嗣先王之

事也華谷嚴氏曰天下媚愛武王而應之以順德謂天

昭然能嗣其先世之事也序所謂能昭先人之功也○慶源輔氏曰下武六章下章都疊上章一句說獨四章

不然者蓋承上二章三章兩章而言武王既能成王者
之信又能使天下以其孝思為法故天下之人皆戴武
王而所以應之維是順德焉順德即孝之所感也上以
孝感故下以順德焉至此然後再疊上章一句永言孝
思說起而又言明乎其嗣先王之非也夫嗣先王之非
即世德作求世德作求昭哉嗣服又皆是孝孝即事
順德上以孝感下以順德尤非一朝一夕暫行暫輟者
之所能致也○新安王氏曰武王之順德在於繼志而
先王之應之則其孝能嗣
先王之應之則其孝能嗣

○昭茲來許繩其祖武於萬斯年受天之祜復古

賦也昭茲承上句而言茲哉聲相近古蓋通用也日昭

茲漢碑作昭哉漢碑作昭哉來後世也許猶所也繩繼武迹也○

言武王之道昭明如此來世能繼其迹則久荷天祿而

不替矣慶源輔氏曰此章又言武王既明乎其繼先王

得而不替又不止此四王太王王季文王武王而已也
○豐城朱氏曰繩祖武者欲後人繼武王之迹也武王
之道惟信與孝而已然武王之信乃王者之大信固非
暫焉作輟之所能也武王之孝乃天下之達孝尤非暫焉
勉強之所能也然則如之何曰法武王之信在孝天命
之配法武王之孝在乎世德之是求如是而不受上
天之祜者
未之有也

○受天之祜四方來賀於萬斯年不遐有佐

賦也賀朝賀也周末秦強天子致胙諸侯皆賀黃氏曰

至則通于神明光于四海而得萬國之歡心此所以受

天之祜四方來賀也○安成劉氏曰事見周顯王二十

六年此借引之故朱子初解此下有曰遐何通佐助也

蓋曰豈不有助乎云爾新安王氏曰受天之福則四方

佐助也○慶源輔氏曰豈不有助乎者言天下皆來朝

賀於周則豈不有助乎周家也哉○定宇陳氏曰天且

壽得入卷之十六

福之人將焉往宜來世之得人與得天相為長久也

下武六章章四句

慶源輔出曰首章言武王能續太

章言武王善繼善述之孝又有常求不已之誠或能成王者之信為天下之法以致天下之德戴如品未兩章又言武王之成就大驗如此則其後世子孫亦將善繼其先人之緒而久受上天之福多

得天下之助也○定字陳氏曰此詩美武王繼三

后於已往開後嗣於方來惟以求世德永孝思而

上合天理下字入心者為之本耳

或疑此詩有成王字當為康王

以後之詩然考尋文意恐當只如舊說且其文體

亦與上下篇血脉通貫非有誤也

黃氏曰中庸言

孝文王之緒身不失天下之顯名而此詩言武王

得天下亦言其配三后之德故中庸言達孝而此

詩言其孝思中庸言孝者善繼志述

事而此詩言孝亦曰成王之孝也

文王有聲適

駿有聲適求厥寧適觀厥成文王烝哉

賦也適義未詳疑與聿同發語詞駿大烝君也○此詩

言文王遷豐武王遷鎬之事

安成劉氏曰四章以上言

文王遷豐六章以下言武

王遷而首章推本之曰文王之有聲也

鄭氏曰聲甚大

乎其有聲也蓋以求天下之安寧而觀其成功耳

曹氏曰文

王之道務在安民而已是以視民如傷○藍田呂氏

曰文王征伐皆求所以安民皆觀所以成業之設

文王之德如是信乎其克君也哉

慶源輔出曰文王之

而觀其所以征伐者不過是求天下安寧

而觀其功底乎成耳此其所以克君也哉

○文王受命有此武功既伐于崇作邑于豐文王烝哉

賦也伐崇事見皇矣篇作邑徙都也豐即崇國之地在

今鄂縣杜陵西南孔氏曰武功非獨戎崇而已所伐那者以其功最大其戎最殺故特言大為作邑張本言功戎乃作邑也○華谷嚴氏曰文王受天命以討罪不容自已故有此征伐之功最後伐崇威德益著國勢寢盛程邑又不足容乃作豐邑居之誠得人君之道也○豐城朱氏曰天命自文王而始集故武功自文王而始成天崇所以除天下之暴則人心服所以立天下之本則人心歸此文王之所以克君也

○築城伊滅反作豐伊匹匪棘居力其欲禮記通追來

孝呼許六反或呼侯反王后烝哉

賦也滅城溝也方十里為成成間有溝深廣並去各八

尺匹稱棘急也王后亦指文王也慶源輔氏曰王王也追稱也后君也本稱

也○眉山蘇氏曰克崇作豐言文王營豐邑之城因

舊溝為限而築之其作邑居亦稱其城而不侈大孔氏

述作豐皆非急成已之所欲也特追先人之志而來致

其孝耳慶源輔氏曰作城而限於域作豐而稱其城則

欲而苟作之也特以追先王之志而來致其孝耳○定

字陳氏曰上章言作豐受命于天此章言作豐追孝于

前以見作豐乃天與前人之志也○華谷嚴氏曰此明

作豐之心也○安成劉氏曰孝者善繼志善述事者也

故文王之孝在於伐崇作豐武王之孝在於成王之孝

文王所求乎子即文王所以事父者也故曰父作之子

述之○豐城朱氏曰通追來孝文王之孝也永言孝思

以成文王之功此周之王業所以盛也

○王公伊濯直角維豐之垣音四方攸同王后維翰叶胡

王后烝哉

賦也公功也濯著明也蘇田呂氏曰濯如○王之功所

以著明者以其能築此豐之垣故爾四方於是來歸而

以文王為楨幹也蘇田呂氏曰文王建都邑而天下知

維豐之垣有形之勢王○豐水東注維禹之績四方攸同皇王維辟皇王烝哉

賦也豐水東北流徑豐邑之東入渭而注于河績功也

皇王有天下之號指武王也華谷嚴氏曰皇大也辟君

也○言豐水東注由禹之功董氏曰周之建都豐水正

而見周之成功也○孔氏曰左傳劉定公見故四方得

維水曰美哉禹之功也此亦見豐水而思禹

以來同於此而以武王為君華谷嚴氏曰豐水所以東

注于河者是禹之功也四

方之所以同歸周者以武王為天下之君此武王未作

也蓋以武王之功配禹皆除害濟民也

鎬京時也方彼同言其人心之合也即水性之順而有

以見神禹之功即人心之合而有以見武王之德則

○鎬京辟靡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叶蒲皇王烝

哉賦也鎬京武王所營也在豐水東去豐邑二十五里張

子曰周家自后稷居郤公劉居豳大王邑岐而文王則

遷于豐至武王又居于鎬安成劉氏曰先儒謂岐在郤

南二百當是時民之歸者日衆其地有不能容不得

遷也朱子曰秦始皇營朝宮渭南史以高城陽人多先

王之宮庭小故作之想遷鎬之意亦是如此○長

樂劉氏曰武王以諸侯之朝觀四夷辟靡說見前篇張
 之來王非豐邑可容也故作銘京馬辟靡說見前篇張
 子曰靈臺辟靡文王之學也鎬京辟靡武王之學也至
 此始為天子之學矣無思不服心服也孟子曰天下不
 心服而王者未之有也○此言武王徙居鎬京講學行
 禮而天下自服也廬陵彭氏曰建國君民教學為先故
 建學首善之地教化之源也○華谷嚴氏曰四方之服
 也久矣此言辟靡之化深入其心也四方先言西鎬京
 在西近者先被其化也繼伐之詩而言教化者見武王
 總化流行而人心服也○慶源輔氏曰見武王得天下
 以教化為先務也○豐城朱氏曰四方攸同皇王維辟見武
 王之盡君道也○鎬京辟靡無思不服見武王之盡師道
 也君以治之而四方無不於此乎攸同師以教之而四
 方無不於此乎心服則其尚
 德而不尚力於此亦可見矣

考

○考卜維王宅是鎬京叶居反維龜正叶諸反之武王成之武

王烝哉

賦也卜稽董氏曰卜筮之道必先斷於心故曰考卜維

宅居正決也成之作邑居也慶源輔氏曰

稽疑於龜而成其居邑亦非私意之所張子曰此舉謚

者追述其事之言也安成劉氏曰此詩五章六章先稱

主之謚故朱子引橫渠說明此詩為追述武王之事以

證其後所論鄭譜之誤爾○豐城朱氏曰武王之遷鎬

非以徇一己之私也必考之於卜以定其宅焉惟龜為

能致其決惟武王為能成其事則武王之遷固將上以

承天意下以順民心前以成先王之志

後以開無窮之基信乎其克君也哉

○豐未有芭武王豈不仕鈕里詒厥孫謀以燕翼子叶葵

詩傳大全卷之六

五十四

武王烝哉

興也。芑，草名。任事，治遺燕安翼敬也。子成王也。○鎬京

猶在豐水下流，故取以起興。言豐水猶有芑，武王豈無

所事乎？孔氏曰：豐水猶以潤澤生芑菜，況武王豈不以澤及後人為事乎？詒厥孫謀，以

燕翼子，則武王之事也。謀及其孫，則子可以無事矣。臨

王氏曰：雖詒之以謀，非翼子亦不能以燕也。或曰：賦也。言豐水之傍生物繁

茂，武王豈不欲有事於此哉？但以欲遺孫謀以安翼子

故不得而不遷耳。慶源輔氏曰：此章而說雖不同，然以遺孫謀安翼子為武王之事，則同也。

第二說雖覺輕快，然首句著論，豐水有芑一句畢竟似興體。

文王有聲八章章五句

此詩以武功稱文王，至于武王則言皇王維辟無

思不服而已。蓋文王既造其始，則武王續而終之

無難也。又以見文王之文非不足於武，而武王之

有天下非以力取之也。慶源輔氏曰：每章皆言烝

數美無已之意，又以亦後世子孫使之知其必如

文王武王之為，然後於君天下為宜也。故其丁寧

不一而足耳。○孔氏曰：上四章言文王之事，下四

章言武王更在天下，服四方定諸侯，安後世之事。○

問使文王更在天下，服四方定諸侯，安後世之事。○

詩野之舉乎？朱子曰：詩中言武功，都是文王做來

如此度必不終竟休了。但卒其代功耳。觀文王氣勢

自落下來。○東萊曰：此詩未嘗一言及武王

伐功，何耶？蓋創業而貽厥孫謀，固非大告武功之

前所備也。詩人亦有言其意而略其事者矣。不

可一體求也。○安成劉氏曰：允文文王而有此武

功則非不足於文武也。桓桓武王而精京辟靡則非不足於文也。所謂一張一弛文武之道也。

文王之什十篇六十六章四百一十四句

鄭譜此以上為文武時詩以下為成王周公時詩今按文王首句即云文王在上則非文王之詩矣又曰無念爾祖則非武王之詩矣大明有聲并言文武者非一安得為文武之時所作乎蓋正雅皆成王周公以後之詩但此什皆為追述文武之德故譜因此而誤耳

詩傳大全卷之十六

詩傳大全卷之十七

生民之什三之二

厥初生民時維姜嫄

音原叶反

生民如何克禋克祀

叶養

以弗無子

叶獎

履帝武敏

叶母

攸介攸止

載震載夙

叶相

載生載育

叶曰

時維后稷

賦也民人也謂周人也時是也姜嫄炎帝後姜姓有邰

氏女名嫄為高辛之世妃

孔氏曰鄭氏謂姜嫄為高辛氏後世子孫之妃未知其為

發世故直

精意以享謂之禋祀祀郊禋也弗之言被

也也被無字求有子也古者立郊禋蓋祭天於郊而以

先媒配也變媒言禋者神之也其禮以玄鳥至之日用

大宰祀之

禮也祀以南郊重其事也然祠禘之禮不知其始詩傳曰簡狄從帝而祀郊禘則是帝嘗簡狄之時已有神矣○孔氏曰燕來主為產乳滋蕃故重其初至之日用牛羊豕祀郊禘至高辛之世禘配祭故改為高禘天

子親往

天子親往敬其事右

禮天子所御帶以弓鞬

獨音授以弓矢于郊禘之前也

也

○安成劉氏曰此上所言祭郊禘之禮乃通言古者天子有此禮耳非專指姜嫄之事也

履踐也

帝上帝也武迹敏拇

也

○安成劉氏曰此上所言祭郊禘之禮乃通言古者天子有此禮耳非專指姜嫄之事也

也

○安成劉氏曰此上所言祭郊禘之禮乃通言古者天子有此禮耳非專指姜嫄之事也

也

○安成劉氏曰此上所言祭郊禘之禮乃通言古者天子有此禮耳非專指姜嫄之事也

也

○安成劉氏曰此上所言祭郊禘之禮乃通言古者天子有此禮耳非專指姜嫄之事也

也

○安成劉氏曰此上所言祭郊禘之禮乃通言古者天子有此禮耳非專指姜嫄之事也

辰居側室也

禮記內則注曰側室謂夾室也燕寢也

育養也○姜嫄出祀

郊禘見大人迹而履其拇

鄭氏曰時有大人迹姜嫄履之是不能滿履其拇趾之處

如有入道之感於是即其所止之處而震動有娠

○安成劉氏曰姜嫄以高辛子孫之妃而得祀郊禘豈古禮簡質天子諸侯皆用其禮歟

乃周人所由以生之始也

華谷嚴氏曰生右稷所以生此民也○臨川王氏曰緣所謂庶初生民則本由太王之興此所謂庶初生民則本由右稷而起也

以配天

郊天焉禮記稱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俱為其本可以相配故王故作此詩以推本其始生之祥明其

受命於天固有以異於常人也

慶源輔氏曰初生周人是又問其所以然也以下則述其所以然而終結之以時維后稷一句蓋言其所生之子實后稷也后稷始教

是又問其所以然也

以下則述其所以然而終結之以時維后稷一句蓋言其所生之子實后稷也后稷始教

時維后稷

一句蓋言其所生之子實后稷也后稷始教

教

一句蓋言其所生之子實后稷也后稷始教

教

一句蓋言其所生之子實后稷也后稷始教

民播種而利及萬世非天所命而何宜其始生之靈然

異乎○華谷嚴氏曰首章述姜嫄傳而生后稷也

巨跡之說先儒或頗疑之朱子曰後世所謂祥瑞固多

并真實者皆以為無乎鳳鳥不至河而張子曰天地之

始固未嘗先有久也則人固有化而生者矣蓋天地之

氣生之也蘇氏亦曰凡物之異於常物者其取天地之

氣常多故其生也或異麒麟之生異於犬羊蛟龍之生

異於魚鼈物固有然者矣雙峯饒氏曰天地泰和元氣

生神人之生而有以異於人何足怪哉斯言得之矣朱

曰天下之理一而已而有常變之不同夫二氣交感化

生萬物者理之常也若姜嫄簡狄之生稷契此理之變

也又曰後巨跡之事有此理且如契之生詩中亦云玄

鳥降而生商蓋以為稷契皆天生之耳非有人道之感

非可以常理論也漢高祖之生亦類此此等不可以言盡當意會之可也

○誕彌厥月先生如達他末不圻物宅不副乎逼反叶無

籓音無害叶音以赫厥靈上帝不寧不康裡祀居然

生子里反賦也誕發語辭彌終也終十月之期也先生首生也達

小羊也羊子易生無留難也本草曰生物圻副皆裂也

赫顯也不寧寧也不康康也居然猶徒然也○凡人之

生必圻副災害其母而首生之子尤難今姜嫄首生后

稷如羊子之易無圻副災害之害是顯其靈異也上帝

豈不寧乎豈不康我之裡祀乎而使我無人道而徒然

生是子也

華谷嚴氏曰次章述獲生之易也○慶源輔氏曰首章言其受孕之祥此章言其降生之祥

○誕寘之隘

於懈

巷牛羊腓

符非

字之誕寘之平林會伐

平林誕寘之寒水鳥覆

數救

翼

叶音

之鳥乃去矣后稷呱

叶去聲

矣實覃實訏

叶去聲

厥聲載路

賦也隘狹腓

字愛

新安胡氏曰集傳於黍稷小人所腓引釋子曰腓隨動也如是之腓

足動則隨而動如是則正與易咸其腓同義意者牛羊見稷以足腓遮庇之如有愛之之意故謂之腓字會

值也值人伐木而收之覆蓋翼藉也以一翼覆之以一

翼藉之也呱啼聲也覃長訂大載滿也滿路言其聲之

大也○無人道而生子或者以為不祥故棄之而有此

異也於是始收而養之

華谷嚴氏曰三章述獲生而見棄之事○豐城朱氏曰人同類

者也物異類者也而無不有愛護之意以見天之所生固非人之所能棄也

○誕寘匍匐

音匍匐

反

克岐克嶷

魚極

以就口食

藟之莖而甚

反

菽蔞菽蔞

禾役穰穰

音遂

麻麥

蒙蒙

莫孔

瓜瓞

嗷嗷

孔布

反

賦也匍匐手足並行也岐嶷峻茂之狀

曹氏曰岐嶷言其能立

向也口食自能食也蓋六七歲時也藟樹也蔞菽大豆

也蔞蔞枝旗揚起也役列也穰穰苗美好之貌也蒙蒙

然茂密也嗷嗷然多實也

錢氏曰蔞蔞如旗之蔞○長樂劉氏曰蔞蔞穰穰蒙蒙

率言皆異於常人所種

○言后稷能食時已有種殖之志蓋其天

性然也。史記曰：棄為兒時，其遊戲好去聲種殖。麻、麥、麻。

麥、美及為成人，遂好耕農，堯舉以為農師。此章則言斥

稷之於種殖，蓋天性自然生知，非從習得，皆所以終首章之意也。○華谷嚴氏曰：四章述稷幼好種殖之事。○廣陵曹氏曰：聖人一種殖之間，而嘉種各透其性，則所稟之異可知矣。

○誕后稷之穡，有相息亮之道。徒第音厥豐草。苟反種

去聲之黃茂。叶莫實方實，苞叶補實種。聲實稷，叶徐實發實。

秀叶忽實堅實好，叶詩實穎營并實粟，即有他來家室。

賦也。相助也。言盡人力之助也。張子曰：有相之道，贊化

見致力於田者，或有一耕即種，其收即天幸也。惟后稷則盡人力之助也。○華谷嚴氏曰：即第草一端，可以類

見第治也。臨川王氏曰：草盛曰種布之也。黃茂嘉穀也。

方房也。苞甲而未拆也。此潰疾賜其種也。種甲拆而可

為種也。衰漸長也。華谷嚴氏曰：以散盡散也。秀始穗也。

華谷嚴氏曰：以堅其實堅也。好形味好也。穎實繁碩而

垂朱也。粟不秕稊覆也。既收成見其實，皆粟，粟然不秕

也。華谷嚴氏曰：以仰后稷之母家也。孔氏曰：杜預云：武

也。釁與上言禾之實也。豈其或滅或遷，而遂以其地封后稷與。○言后

稷之穡如此。華谷嚴氏曰：所以詳言其成熟之次序者

見稼穡之艱難，非一日所能致，或苗而不

秀，或秀而不實，滅裂耕者報之亦滅裂，鹵莽者報之亦鹵莽，令后稷能教民以盡人事，故其穡如此。○慶源

輔曰：夫自浸種以至收成，無非盡人力以相助之，而但曰穡者，要其成而言之耳。故堯以其有

功於民，封於郃，使即其母家而居之，以主姜嫄之祀。故

周人亦世祀姜嫄焉華谷嚴氏曰五章述后稷享稼穡而封命也○曹氏曰生民之功本於姜嫄不可弗祀乃特立廟祀之故周官大司樂奏夷則歌小呂舞大濩以享先妣而序於先祖之上尊之也

○誕降嘉種維秬維秠音巨音維音秠音鄙維糜維芑音起音恒音占音鄧

秬秠是獲是畝音有反音滿恒之糜芑是任音任音是音負是負音委反音扶以歸肇

祀叶養里反

賦也降降是種於民也書曰稷降播種是也孔叢子魏王問子順

之也任有任也負背負也既成則獲而棲之於畝任負

二米者也糜赤梁粟也芑白梁粟也恒徧也謂徧種

之也任有任也負背負也既成則獲而棲之於畝任負

而歸以供祭祀也秬秠言獲畝糜芑言任負互文耳肇

始也稷始受國為祭主故曰肇祀華谷嚴氏曰六章述

○誕我祀如何或春傷容反或掄音由或斂波我反或蹂音柔釋之

○誕我祀如何或春傷容反或掄音由或斂波我反或蹂音柔釋之

○誕我祀如何或春傷容反或掄音由或斂波我反或蹂音柔釋之

賦也我祀承上章而言后稷之祀也掄音由掄音由也孔氏

也宋也叟叟聲也浮浮氣也謀卜日擇士也安成劉氏曰周禮太

也宋也叟叟聲也浮浮氣也謀卜日擇士也安成劉氏曰周禮太

宰及儀禮少牢饋食皆前期十日帥執事而卜祭日之吉凶又按射義將祭必先習射以擇士射中者得與於祭所擇之士謂諸侯惟齊戒具脩也安成劉氏曰大宰諸臣及所貢士也其具修齊者散齊七日戒者致齊三日其具謂所當供脩謂掃除糞污也蕭蒿也脂腍律音也聊也宗廟之祭取蕭合音腍音變如劣之使臭達墻屋也鄭氏曰腍音腸間也與蕭合燒之羝牡羊也孔氏曰祭不用牝也較祭行道之神也鄭氏曰山行曰較封土為山象以菩芻棘柏燔傳諸火也烈貫之而加于火也曹氏曰宗廟與較皆有者皆祭祀之事所以興乘歲而繼往歲也七章述后稷祭祀之事統說宗廟及較祭也○廬陵曹氏曰子謂四者皆祭祀之事雖只指取蕭以下四者而言然春籥以及謀惟亦莫非祭祀時事特春籥以及謀惟乃將祭時事取蕭以及燔烈則臨祭時事祭祀以農事而始興

則亦以農事而述舉今歲豐年而祭所以報也亦所以祈也於是豐年之祥無或則斷往歲之豐登可繼求歲之豐登又興矣可見后稷之謹祭祀而重農事也如此

○印五郎反盛音成于豆于于登其香始升上帝居歆下與今叶

胡臭實時叶上反后稷肇祀叶養庶無罪悔叶字以迄詳乙反

于今上與散叶

賦也印我也亦曰豆以薦菹醢也烝曰登以薦六音泰羹

也孔氏曰天官醢人掌四豆之實皆有菹醢是豆為薦也蓋菹醢也公食大夫禮大羹暗不和實於登是登為盛大羹也太古之羹不調以鹽菜清者肉汁也音泣○臨川王氏曰釋之烝之簠簋尊爵之實也烝俎實也豆登則實以菹醢大羹之器也或言其器或言其實互相備也○廬陵羅氏曰巾盛于豆登則親執其勞而非委之他人也居安也鬼神食氣曰歆疊山謝氏曰天地間惟理與氣有此理則有此

氣有此氣則有此理鬼神無形無聲惟有理有氣在冥
漠之間耳凡祭皆以心感神以氣合神者也黍稷必馨
香酒醑必芬芳用柶用桂用蕭用鬱金

也時言得其時也庶近迄至也○此章言其尊祖配天

之祭三山李氏曰前章言后稷肇祀為祭宗廟羣神此章言後世既有天下郊天配以后稷也○華谷嚴

氏曰末章言尊其香始升而上帝已安而饗之言應之

疾也此何但芳臭之薦信得其時哉蓋自后稷之肇祀

則庶無罪悔而至于今矣華谷嚴氏曰言天之所享不

以相天故以功封命而祀宗廟天心眷之久矣子孫世

脩其業不敢失墜以獲罪于天遂至今日得以成王業

而郊天天之歆饗蓋在此耳○曹氏曰大羹不和陶瓦

無文至薄也而上帝則居然歆之蓋自后稷肇祀宗廟

社稷以來世世克脩其業曾氏曰自后稷肇祀以來前

後相承兢兢業業惟恐一有罪悔獲戾于天閱數百年

而此心不易故曰庶無罪悔以迄于今言周人世世用

心如此也慶源輔氏曰此章方言周家尊后稷以配天

言自后稷至成王只是兢兢一心唯恐有罪悔以承天

之休而不取少替此即曹子戰兢之心也但其用有廣

狹耳○豐城朱氏曰上章言后稷之祀此章遂言今日

尊祖配天之祭夫莫高於天莫尊於帝若不可得而感

格也而香之始升上帝已安而饗之豈為其芳臭之薦

得其時而已哉蓋自后稷肇祀也載謀載惟之致其

誠取蕭取蕙之致其謹載燔載烈之致其戒固未嘗有

一毫之罪悔由后稷而公劉之心無以異於后稷

也由公劉而大王之心無以異於公劉也由大王

而文武文王武王之敬又無以異於大王也今至於後

王之時而此心之敬畏猶前日也則上帝之饗之也豈

徒以其物哉正以周人之用心同一敬畏之相傳也

生民八章四章章十句四章章八句

此詩未詳所用豈郊祀之後亦有受釐音頌頌昨之

禮也歟慶源輔氏曰先生疑此詩專言后稷而不及於天則固非可用於郊祀上帝之時矣

若郊祀後有受釐頌昨之禮則用此詩可也按漢書注如淳曰釐福也應劭曰祭餘肉也顏師古曰

字本作禧假借用耳○新安胡氏曰段氏云郊祀后稷樂歌已見於頌郊祀主於嚴肅故其辭簡此殆大臣因祀事之餘

推原其所以尊者耳舊說第三章八句第四章十

句今按第三章當為十句第四章當為八句則去

呱訐路音韻諧協呱聲載路文勢通貫而此詩八

章皆以十句八句相間為次又二章以後七章以

前每章章之首皆有誕字朱子曰生民是序事詩序那首尾要盡下武有

聲等詩却有反覆歌詠意思○安成劉氏曰此詩前三章言后稷之所以生四章五章言后稷樹範

五穀之美六章七章言后稷耕獲以供羣祀卒章遂說歸成王祀天之事而推原其自后稷以來未嘗獲戾于天也雖未明言尊稷配天之事而一詩之意實為尊稷配天而推本言之以為受釐之樂

歌

敦徒端彼行葦牛羊勿踐履方苞方體維葉泥泥乃禮

戚兄弟待禮莫遠具爾或肆之筵或授之几

興也敦聚貌方萌之時也鄭氏曰為屈生也行道也勿戒

止之詞也苞甲而未坼也體成形也泥泥柔澤貌戚戚

親也莫猶勿也具俱也爾與邇同肆陳也鄭氏曰雅者

之必几○長樂劉氏曰肆疑此祭畢而燕父兄若老

筵行燕禮也授几優尊也之詩故言敦彼行葦而牛羊勿踐履則方苞方體而葉

泥泥矣戚戚兄弟而莫遠具爾則或肆之筵而或授之

几矣朱子曰此詩上四句本是興起下四句以行葦與兄弟勿踐是勿遠意也○慶源輔氏曰敦然始句

萌之行葦勿使牛羊踐履之則自然漸漸甲成形而其葉泥泥然柔澤矣以興戚戚然之兄弟莫使之相遠而常相親近則自然或肆之筵或授之几矣兄弟親戚

思意本厚其所以至於薄者只緣相遠而相疎故耳若常使相近相見情意浹洽則相親相敬相與燕樂其於肆筵授几之事自然有不容已者矣此為首章一篇之意皆具於此

此方言其開筵設席之初而殷勤篤厚之意藹然已見於言語之外矣讀者詳之東萊呂氏曰敦彼行葦其可使

牛羊踐履之乎戚戚兄弟其可疎遠而不親近之乎忠厚之意藹然見於言語之外矣

○肆筵設席叶祥反授几有緝御叶魚反或獻或酢叶才落反洗爵

奠叶居訝反醢叶他感反醢以薦叶即反或燔或炙叶昨反嘉穀

或歌或號叶五洛反

賦也設席重叶平聲席也孔氏曰筵亦席也鋪陳在上人所踞藉

也緝續御侍也有相續代而侍者言不乏使也長樂劉氏曰更

其僕御所以優者不暫闕其侍從○慶源輔氏曰肆筵設席授几有緝御二句承上章而言肆筵授几之際其意有加

進酒於客曰獻客答之曰酢主人又洗爵市

反客客受而奠之不舉也學爵也夏曰醢阻限殷曰學

周曰爵孔氏曰畢醢醢之多汁者也孔氏曰醢肉汁也

多汁醢所以濡燔用肉炙用肝臠口上肉也歌者比備

於琴瑟也孔氏曰諸言歌徒擊鼓曰嘒○言侍御獻醢

飲食歌樂之盛也豐城朱氏曰侍御之盛言其人之不

之也獻時之盛言其禮之無闕也飲

之也

之也

之也

之也

之也

之也

之也

之也

食之盛言其物之豐也歌樂之盛言其聲之備也

敦音雕既堅叶古四鏃音侯既鈞舍音捨既均序實以

賢叶下敦弓既句古侯反既挾子協反四鏃四鏃如樹叶上

反序實以不侮

賦也敦雕通畫也天子雕弓孔氏曰雕是畫飾之義弓

云天子雕弓諸侯堅猶勁也鏃金鏃翦羽矢也鏃宗八

鏃之矢名也鈞參亭也謂三分之一在前二在後三

訂之而平者前有鐵重也舍釋也謂發矢也均皆中也

賢射多中也投壺曰某賢於某若干純音奇則曰奇

均則曰左右均是也禮記投壺曰司射執筭曰左右均

為奇遂以奇筭告曰云云注曰一勝為賢尚技藝也純並音全○儀禮鄉射禮曰若右勝則曰右賢於左若左勝則曰左賢於右以純數告若有奇者亦曰奇若左右均則左右皆執一筭以告曰左右均注曰賢猶勝也言賢者射以中為句穀通謂引滿也射禮摺音三挾音一既挾四鏃則徧釋矣孔氏曰摺者插也挾謂手挾之射

也按大射禮摺三挾一蓋謂卿大夫若其君則使人屬挾也不觀如樹如手就樹之言貫鞞而堅正也不侮敬也

令弟子辭所謂無懈音傲無偕音佩立無踰言者也

投壺注曰弟子賓黨主黨年穉者也為其立堂下相藝慢司射戒令之懈教慢也偕立不正向前也踰言遠談

或曰不以中病不中者也射以中多為佳祖峻以不

侮為德○言既燕而射以為樂也慶源輔氏曰此言既燕而射以為樂前四

句言射而中又以中多為賢後四句言射而貫革又以不侮為德中多則藝精不侮則德盛○廬陵李氏曰大射主於射故大夫未舉旅則射燕射主於飲酒故王肅以此為燕射於燕旅酬後為之○東萊呂氏曰按儀禮燕射如鄉射之禮射雖畢而宴未終舉觴無筭爵爵兩尚多故言酌大斗祈黃耆於既射之後

○曾孫維主如字或叶當口反酒醴維醕如主反或叶奴口反酌以大斗叶

庚反或如字以祈黃耆叶果五反或如字黃耆台湯來反背叶必反以引以

翼壽考維祺音其以介景福叶筆反

賦也曾孫主祭者之稱今祭畢而燕故因而稱之也朱

曰此詩作於成王之時蓋謂成王也而說者於他詩所謂曾孫皆以為成王則誤矣○埤雅曰周官王燕則膳夫為爵主臣莫敢與君抗禮今此曾孫維主則以尊事黃耆所以為厚也醕厚也大斗柄長三尺謂大斗也此蓋從大器挹之於樽用此勺耳其在

樽中不常如此之長勺也祈求也黃耆老人之稱以祈黃耆猶曰以

介眉壽云耳古器物款識音詰云用斲音祈萬壽音古圖伯

曰云云百音首又讀如同敦音對用斲眉壽永命多福音古圖齊豆

斲眉壽萬年無疆音古圖召仲子父壺銘曰云云伯羹

皆此類也台湯來反也大老則背有餘文孔氏曰老人氣衰皮膚消

而得老壽又相引道輔翼以享壽祺介景福也慶源輔

則頌禱之辭尤見親愛無窮之意曰黃耆曰台背曰壽考曰壽祺者則可見其為燕父兄耆老之詩也台背則老又甚於黃耆也相引道則不昧於所適相輔翼則不怠於所行相與年高而德邵也

行葦四章章八句

毛七章二章章六句五章章四句鄭八章章四句

毛首章以四句興二句不成文理二章又不協韻

鄭首章有起興而無所興皆誤今正之如此慶源

曰先儒分章之誤皆由不知比興之體音韻之節故也是以先生於序說不得不明辯之○豐城朱氏曰前兩章未射而飲燕之始也故備言其禮樂之盛後二章既射而飲燕之終也故惟致其頌禱之誠言之固有序也

既醉以酒既飽以德君子萬年介爾景福叶筆

賦也德恩惠也君子謂王也爾亦指王也○此父兄所

以答行葦之詩言享其飲食恩惠之厚永嘉陳氏曰燕

足故言而願其受福如此也疊山謝氏曰臣三蒙君願

祝頌之辭也○廣源輔氏曰醉酒飽德則行葦所謂侍御獻酌飲食歌樂之盛皆舉之矣但言德者蓋德寓於物言德則可該之行葦末句云以介景福者後禱之辭也此言介爾景福者特禱其君之辭也

○既醉以酒爾般既將君子萬年介爾昭明叶謨

賦也般俎實也孔氏曰以牲體將行也亦奉持而進之

意昭明猶光大也曹氏曰老將至而老及之古人所病

受福無窮也○豐城朱氏曰上章言介爾景福此章言介爾昭明則昭明者亦指福之高明光大而言耳

○昭明有融高朗令終令終有依反六公尸嘉告叶姑

賦也融明之盛也春秋傳曰明而未融朗虛明也令終

善終也洪範所謂考終命九峯蔡氏曰考終命者順受

高朗言其福之光大令終言其福之悠久此詩之言昭明高朗猶天保之言單厚多益若以德言而實以福言

也古器物銘所謂令終令命是也考古圖漢敦銘曰萬年無疆令終令命

音宴敦音對俶始也公尸君尸也周稱王而尸但曰公尸蓋

因其舊如秦已稱皇帝而其男女猶稱公子公主也嘉

告以善言告之謂報辭也蓋欲善其終者必善其始今

固未終也而既有其始矣於是公尸以此告之黃氏曰宗祝傳

公尸之辭以告主人也○東萊呂氏曰自既醉以酒至此皆祭畢而燕臣下報上頌禱之詞也自公尸嘉告至

卒章皆追道祭之受福以明頌禱之實也

○其告維何籩豆靜嘉叶居朋友攸攝攝以威儀叶牛

賦也靜嘉清潔而美也長樂劉氏曰靜言其條濯且朋

友指賓客助祭者說見楚茨篇安成劉氏曰將祭之先

之助祭為裸獻之事謂之賓客謂之攝檢也○公尸告朋友皆尊之之詞所以重祭事也

以汝之祭祀籩豆之薦既靜嘉矣臨川王氏曰其設之美與執爨踏踏為粗孔碩

君婦莫莫為豆孔燕同意而朋友相攝佐者又皆有威

儀當神意也孔氏曰各自收斂以相佐助為威儀之事祭義所謂濟濟漆漆是也漆音切○臨川

王氏曰攝以威儀則其助祭也莫或敢慢與既齊既稷既庶既飭同意○慶源輔氏曰其告維何問尸告之辭

若何也籩豆之薦嘉德之寓於物也朋友之攝檢以威儀德之寓於人也祭祀之事無大於此二者人饒敬則

自然收斂而相攝佐以威儀矣自此至終篇皆述尸告之辭安成劉氏曰此章述

尸告其儀物之盛也

○威儀孔時叶上反君子有孝子叶獎孝子不匱求位永錫

爾類

賦也孝子主人之嗣子也儀禮祭祀之終有嗣舉奠安

劉氏曰特牲祝酌酒奠于神席前祝祭告畢迎尸入至獻尸而旅酬主人嗣子入尸執前所奠解飲之嗣子卒

飲洗酌酒酢尸尸啐酒仍奠其解○鄭氏曰舉猶飲也賈竭類善也○言汝之威

儀既得其宜也趨趨以數賓客則濟濟漆漆然各致其至故威儀甚

又有孝子以舉奠所以致其傳付祖考德

深矣○意孝子之孝誠而不竭則宜永錫爾以善矣東萊

呂氏曰君子既孝而嗣子又孝其孝可謂源源不竭矣

廬陵彭氏曰觀其威儀孔時可以見成王之奉先孝矣

固宜有孝子繼於其後永久不匱代代相傳蓋天之錫

無以報婦願汝生孝子即此公尸嘉告之意也於是下

章言流嗣而卒之以從以孫子皆永錫爾類之驗也○安成劉氏曰此述尸告其嗣子之孝也○豐城朱氏曰

上章言蓮豆靜嘉孝誠之著於物也朋友攸攝孝誠之

見於人也此言孝子不匱孝誠之傳於後嗣也下三章

言室家之盡孝誠之形於內也錫爾以祚所以厚賞

身也錫爾以祿所以昌厥後也爾女士則室家之深

遠而嚴肅者非止於一世也從以孫子則嗣子之

孝誠不竭者非止於一人也此皆述尸告之詞也

○其類維何室家之盡皆本反叶君子萬年永錫祚才故

○其類維何室家之盡皆本反叶君子萬年永錫祚才故

賦也壹宮中之巷也言深遠而嚴肅也祚福祿也胤子

孫也錫之以善莫大於此慶源輔氏曰此又問其所謂

遠嚴密之宮室無有外虞歷萬年之永而長錫以福祿

與子孫也○孔氏曰七章所言即祚也八章所言即胤

也此章舉其目下章分說之○安成劉氏曰此章述尸

告以錫善之意由其儀物之盛美也故錫之以祚由其

嗣子之盡孝也故錫之以胤蓋亦各以其類為報如楚故工祝致告之意也

○其胤維何天被皮寄爾祿君子萬年景命有僕

賦也僕附也孔氏曰僕御○言將使爾有子孫者先當

使爾被天祿而為天命之所附屬孔氏曰前章言祿胤

之故云其胤維何下章乃言子孫之事安成劉氏曰上

其實先言祿耳舉祿胤此章述尸告錫祿之事而必發之以其僕維何

胤者必錫以祿得其所者必得其胤蓋錫以

○其僕維何釐之爾女士釐里釐爾女士從以孫子葉

反里

賦也釐予音也女士女之有士行者謂生淑媛音院美

使為之妃音也從隨也謂又生賢之孫也慶源輔氏曰

之所附屬者何事則云天命有所附屬則不過予爾以
賢女使為之妃又隨之而生賢子孫焉耳所謂天命之
附屬者莫大於此觀周家自大王太姜以來之事則可
見矣○鄭氏曰天既予汝以女而有士行者又使生賢
智之子孫以隨
之謂傳世也

既醉八章章四句天台潘氏曰古人祝頌多以壽考

以為願聖人壽願聖人多男子亦此詩之意又曰
觀其義既醉二詩見人君盡其誠敬於祭祀之時
極其思義於燕飲之際凡父兄耆老所以祝願之
者如此則其獲福也宜矣此所謂福無不自己求
之者也○定字陳氏曰由君子之有孝子故世世
予以及女士而生孫子國家千萬世無窮之福其基
本實在於此父
兄之意遠矣

鳩皆鷓鴣在涇公尸來燕來寧爾酒既清爾殽既馨公

尸燕飲福祿來成

興也。鳧水鳥如鴨者。孔氏曰：長尾，背上有文，青色，卑脚。短喙，水鳥之謹，愿者也。○本草曰：

野鴨，鳧也。涇水名，爾自歌工而指主人也。馨，香之遠。

聞也。○此祭之明日，繹而賓尸之樂。廬陵李氏曰：繹，尋繹前祭也。○朱子

曰：古者宗廟之祭，有尸，既祭之明日，則援其祭食以燕為尸之人，故有此詩。故言鳧鷖則在

涇矣。公尸則來，燕來寧矣。酒清，散馨，則公尸燕飲而福

祿來成矣。慶源輔氏曰：賓尸者，以賓禮燕尸也。此乃繹祭燕尸之樂歌，故不及其他。但重疊言之，以

極其尊敬頌禱之誠耳。來如董子所謂福祿自來之來成就也。言福祿來成就乎尸也。

○鳧鷖在沙，公尸來燕來宜。爾酒既多，爾殽既

嘉，公尸燕飲，福祿來為。嘉，叶居何反。公尸燕飲，福祿來為，叶吾禾反。

興也。為猶助也。

○鳧鷖在涇，公尸來燕來處，爾酒既湑，爾殽伊脯。公

尸燕飲，福祿來下。湑，叶後五反。

興也。渚，水中高地也。湑，酒之沙。湑，叶上聲。釋文曰：湑與渚同。

義謂以茅泔之而夫其糟也。

○鳧鷖在涇，公尸來燕來宗，既燕于宗，福祿攸降。

公尸燕飲，福祿來崇。崇，叶反。

興也。涇，水會也。說文曰：小水入大水也。來宗之宗，尊也。于宗之宗，

廟也。安成劉氏曰：二宗字虛實不同。崇，積而高大也。

○鳧鷖在鹽，公尸來止，重熏，旨酒欣欣，燔炙芬芬。

公尸燕飲，無有後艱。叶居銀反。

叶豐反。

興也。壘水流峽中，兩岸如門也。

廬陵歐陽氏曰：鳥鷺在酒在沙，每章言各不同。

若謂水鳥在水中及水旁得其所耳。

重熏和說也。欣欣樂也。芬芬香也。

鳥鷺五章章六句。

慶源輔氏曰：寧安也。宜稱也。處居也。宗尊也。成就也。為助也。下自上。

而下易辭也。降夷下同。崇則積而極其高大也。皆後言之。漸重來為來下。攸降來崇，皆指今日言。亦無有後艱，則言其後日永無艱難也。夫人之享福，克保其後，至于無有後艱，則積而高大者，可以嘗保而無墮矣。

假

中庸春秋傳皆作嘉。今當作嘉。樂音洛。

君子

則音顯。

顯顯令德，宜民宜人，受

祿于天。

叶鐵。

保右

又音命。

命

叶彌。

之自天申之。

賦也。嘉美也。君子指王也。民庶民也。人在位者也。申重

也。○言王之德既宜民人而受天祿矣，而天之於王猶

反覆眷顧之，不厭既保之，右之命之，而又申重之也。

慶源

輔氏曰：假樂君子是作詩者美而樂之也。唯其美之故，樂之顯顯是明而可見之意。令德顯顯然明著，故民人皆宜之。宜謂心也。之人，猶之故天祿之也。保安也。右助也。命之為天子也。自天申之，則又眷顧無窮之意。在已之德不已，則在天之命無窮也。○藍田呂氏曰：既有顯顯之令德，而又有宜民人之大功，此宜受天祿矣。故天既保右之，又申命之也。○朱子曰：我有受福祿之理，故天既右之，又申之也。董仲舒曰：為政而宜於民，故當受祿於天。雖只是疊將來說，然玩味之，覺他說得自有意思。○疊山謝氏曰：天心之眷成王無窮，既保之又右助之。既命之又申命之。詩人善於形容，天眷之厚也。○安成劉氏曰：此與天保二章文意相似。○豐城朱氏曰：嘉樂言德之可嘉，可樂明則光輝而不昧，令則純粹而無瑕。此其德之所以為美也。受祿于天，此自其已然者言之也。保右命之自天申之，疑此即公尸之所以答鳥鷺者也。此自其無窮者言之也。

○子孫百福叶筆力反子孫千億穆穆皇皇宜君宜王不愆不忘率由舊章

賦也穆穆敬也皇皇美也君諸侯也王天子也愆過率

循也舊章先王之禮樂政刑也○言王者子孫而得百

福故其子孫之蕃至于千億適丁歷反為天子庶為諸侯

無不穆穆皇皇以遵先王之法者朱子曰上二句是願

是願其子孫之賢又曰此詩次章不說其他但願其子

孫之衆且賢此意甚好○廬陵彭氏曰君之福祿莫大

於子孫衆多然非賢則不足以膺受界付至於遠起法

度非所以為福矣故言王者子孫衆多者必曰宜君宜

王又曰率由舊章如春秋之時晉侯請隧襄王以王章

而不許魯災命蒧象魏而季武子以為舊章之不可忘

蓋成王周公制禮作樂秩然成章傳之萬世可以遵守

○疊山謝氏曰不愆則無聰明亂舊章之過不忘則常

有繼志述事之心○慶源輔氏曰此說王者子孫而得

百福然却不說其他只說其子孫之多且賢者蓋福祿

無盛于此也有能敬可美之德則自然宜君宜王矣不

愆不忘率由舊章又是詠上兩句不過乎理不忘乎心

只是敬也能敬則能遵先王之法矣孟子引之甚得詩

意○定宇陳氏曰上章言今王之顯德固所以受福未

若後嗣之多賢所以久其福也

○威儀抑抑德音秩秩無怨無惡鳥路反率由羣匹受福無

疆四方之綱

賦也抑抑密也秩秩有常也匹類也○言有威儀聲譽

之美又能無私怨惡以任眾賢是以能受無疆之福為

四方之綱慶源輔氏曰威儀以其見于容止者而言德

而無間聲譽秩秩然有常而不替其德可謂全矣能如

此則自然無私怨惡矣率由舊章能循用先王之法也

率由羣匹能盡用天下之賢也人君而能如此則此與
 宜其受無疆之福為四方之綱也網乃綱之大綱此與
 下章皆稱願其子孫之辭也黃氏曰此章上四句即所
 不存雖盛且壯不足為一身之福網紀不立雖強且富
 不足為人君之福詩人以無疆之福祝其子孫而繼之
 曰四方之綱又繼之曰之綱之紀其意不亦細乎○安
 成劉氏曰上章願王子孫之多且賢兼適庶而言此及
 下章稱願之詞則皆但言其適為天子者蓋主為王言
 之也而上章則願其子孫之法祖此章又願其子孫之
 法賢也○豐城朱氏曰前章千祿百福子孫千億則言
 王者之福本乎天而有以及後世所以為祝頌之辭也
 此章受福無疆四方之綱則言其子孫之福本
 手德而有以及天下又所以為稱願之辭也
 或曰無

怨無慝不為人所怨惡也
 ○之綱之紀燕及朋友叶羽百辟卿士反媚反媚反于天
 子叶獎不解反于位反民之攸暨反

賦也燕安也朋友亦謂諸臣也東萊呂氏曰秦誓云友
 內史友則朋友者合百辟卿士言之也○安成劉氏曰

集傳言亦者蓋此詩指諸臣謂朋友亦如既醉指助祭
 之臣為解惰暨息也○言人君能網紀四方而臣下賴

之以安則百辟卿士媚而愛之維欲其不解于位而為
 民所安息也朱子曰此章承上章之意故上云四方之

為紀下面百辟卿士至於庶民皆是賴君以為綱所謂
 不解于位者蓋欲綱常張而不弛也○慶源輔氏曰之

網二字又疊上章末句而併言之紀者凡綱罟張之為
 網理之為紀也人君能網紀四方則臣下自然賴之以

為安若在上者管束不來則臣下何恃以為安也下賴
 以為安故皆知愛媚于其上如此上下之情網繆如一
 而血脉自相貫通故在上者不解東萊呂氏曰君燕其
 于位則在下者所以休息也

臣臣媚其君此上下交而為泰之時也泰之時所憂者

急荒而已此詩所以終於不解于位民之攸既也方嘉

之又規之者蓋臯陶賡歌之意也書益稷臯陶乃賡載

良哉庶事康哉又歌曰元首叢脞哉股肱惰哉萬事墮

哉九峯蔡氏曰臯陶續歌之意言君明則臣良而衆事

皆安所以勸之也君行臣職煩瑣細碎則臣下解怠不

肯任事而萬事廢壞所以戒之也○廬陵曹氏曰此二

章朱子定為稱頌子孫之辭則是以當然之事為將然

之期上章既極其稱頌之意矣下章乃又於稱頌之中

而寓規警焉蓋人君居天下之尊而使治效及於臣下

信可稱也如或為之臣者但知己之得其安而所以愛

君者不知致勉而使民生之舉安是豈公尸民之勞逸

之所願哉此其規戒之意有默寓焉者矣

在下而樞機在上上逸則下勞矣上勞則下逸矣不解

于位乃民之所由休息也

假樂四章章六句安成劉氏曰首章之言乃一詩之

大旨二章之三德不忘三章之威

儀德音所以為顯顯令德也三章四女之綱四章

之綱之紀而民之攸暨所以宜民也二章之無怨

無惡率由羣匹四章燕及朋友媚于天子所以宜

人也至於一章之干祿百福子孫于德三章之受

福無疆者又皆所謂受祿

于天而自天申之者也

篤公劉匪居匪康迺場迺疆迺積迺倉迺裹音餼

餼音餼糧音糧于橐音他洛于囊音乃郎思輯音集用光音弓矢斯張音干戈戚揚音戚

爰方啓行音叶九賦也篤厚也公劉釋文曰王肅云公號劉

后稷之曾孫也事見豳風孔氏曰后稷生不密不密生鞠甫

居安康寧也場疆田畔也董氏曰疆者田之大界場是積露積

也餼食糧糗也丘上華谷嚴氏曰餼無底曰橐有底曰

囊朱子曰皆所輯和戚斧揚鉞孔氏曰鉞大而斧小木

斤一名方始也○舊說召康公名以成王將蒞政當戒

以民事故詠公劉之事以告之臨川王氏曰周之有

乎其事則甚勤稱時之甚微以戒其盈稱事之甚勤以

德其逸蓋召公之志也○黃氏曰言公劉者蓋以乃祖

乃父之事乃人之所素信也七月之詩必以右稷公劉

為戒無逸之書必以大王王季文王為說善進戒於君

者皆如曰厚哉公劉之於民也疊山謝氏曰周人以忠

是也曰厚哉公劉之於民也厚為家法此詩六章皆

曰篤公劉篤者厚之至也言其在西戎不敢寧居治其

田疇實其倉粟既富且強於是裒其餼糧思以輯和其

民人而光顯其國家然後以其弓矢斧鉞之備爰始啓

行而遷都於豳焉蓋亦不出其封內也慶源輔氏曰此

章總言公劉能

足食止兵然後遷豳之事夫公劉失職而自竄於西戎

固安能爵爵久居此乎是宜其匪居匪康也思輯用光

者乃其匪居匪康之效驗也其遷都也經理之勤積累

之後又換糧兵器之備如此則公劉之厚於民可知矣其

後武王之治內治外宣王之內脩外攘皆同此一轍耳

○黃氏曰公劉不輕於用民也必先有以蓄民之財治

民之情而後可以行民之力其篤於為民之心可見矣

孟子曰故居者有積倉行者有裹糧也然後可以爰方

啓行然後可三字可見公劉之心○南軒張氏曰公劉

遷國已與百姓俱無不足之患也○東萊呂氏曰公劉

內治既備然後拓大境土國都雖

遷向之疆場積倉固在其封內也

○篤公劉于豳斯原既庶既繁乾反既順迺宣而無永嘆

及他安陔則在囿魚軒反復降在原何以舟叶之之維玉

及

安陔

則在囿

復降在原

何以舟

之維玉

之徧也無永歎得其所不思舊也嘯山頂也舟帶也鞞

刀鞞也琫刀上飾也容刀容飾之刀也或曰容刀如

言容臭謂鞞琫之中容此刀耳朱子曰容臭如今香囊

者香物若茝蘭之屬亦以香囊之中容此香物而謂之容臭耳○言公劉至豳欲相土

以居曹氏曰公劉相廣平之地民之從遷者十有八國

居民既衆矣既多矣既順矣皆安今之居而無長歎

思其舊也○問二章說既庶既繁既順乃宣而四章方

說居邑之成不知未成居邑之時何以得民居繁庶朱

子曰公劉始於草創而人之從之者已若是其盛是以

居邑由是而成也○安成劉氏曰此章之庶繁順宣者

四章言居氏而五章六章言作宗廟居室也歟而帶此劍佩以上下於山原也

東萊呂氏曰以如是之佩服而親如是之勞苦斯其所

以為厚於民也歟慶源輔氏曰既庶既繁者言民之來

之來居者既安而遂徧也如此則得其所而無永嘆也

宜矣此章前五句言相土而居以後事後五句言相土

以居初時事言其後民之所以即其安者由公劉初時躬執其勞如此故也

○篤公劉逝彼百泉瞻彼溇音原迺陟南岡乃覲于京

居京師之野與反于時處處于時廬旅于時言言于時語

賦也溇大觀見也京高丘也師衆也京師高山而衆居

也董氏曰所謂京師者蓋起於此其後世因以所都為

京師也董氏曰曰續于京依其在京則岐州之京也王

配于京則鎬京也春秋所書京師則洛邑也皆

仍其本號而稱之猶晉云新絳故絳也○安成劉氏曰

洛邑亦謂之洛師正京師之意○廬陵彭氏曰公劉營

邑于郊亦是人烟繁盛之地故曰京師之時是也處處

野蓋山川盤結風氣所萃亦一都會也

居室也廬寄也旅賓旅也直言曰言論難曰語

此章言營度待洛邑居也

自下觀之則往百泉而望廣原自上觀之則陟南岡而

觀于京於是為之居室於是廬其實旅於是言其所言

於是語其所語無不於斯焉

○篤公劉于京斯依

既登乃依乃造其曹執豕于牢酌之用

賦也依安也踳踳濟濟羣臣有威儀貌

詩傳大卷第十一

卷十一

八

音嗣之飲於鳩之君之宗之就用之字為韻

士踳俾使也使久為之設筵几也登登筵也依依几也

安成劉氏曰二曹羣牧之處也廬陵李氏曰牢開也以豕為穀用

豕為爵儉以質也臨川王氏曰其飲也酌之以醑而已

也民故宗尊也主也嫡子孫主祭祀而族人尊之以為主

也○此章言宮室既成而落之廬陵羅氏曰宮室既成

與諸侯既以飲食勞去聲其羣臣而又為之君為之宗焉

東萊呂氏曰既饗燕而定經制以整屬音燭其民上則皆

統於君下則各統於宗蓋古者建國立宗其事相須楚

執戎蠻子事見左而致邑立宗以誘其遺民即其事也

朱子曰東萊以為為之立君立宗恐未必是如此只是

詩傳大卷第十一

卷十一

八

宗事也。○三山李氏曰：周禮宗子有五，大宗子一，小宗子四，別子為祖，繼別為宗，百世不遷者，大宗也，繼禰之宗，繼祖之宗，繼曾祖之宗，繼高祖之宗，五世則遷者，小宗也，皆所以主祭祀而統族人，如有國有冢之重者也。

○篤公劉既溥既長，既景迺岡，相息亮，其陰陽觀其流泉。

其軍三單，音丹叶度，待洛其隰原，徹田為糧，度，上其夕陽。

齧居允荒。

賦也。溥，廣也。言其芟夷艱辟土地既廣而且長也。廬陵

曰東西為廣景考日景以正四方也。孔氏曰：民居田畝

南北為長岡，登高以望也。相視也。陰陽向背。蒲妹

暖之宜也。孔氏曰：山南為陽，山北為陰，廣谷大川流泉

水泉灌溉之利也。三單，未詳。徹，通也。一井之田九百畝。

八家皆私百畝，同養公田。耕則通力，而作收則計畝，而

分也。問以孟子考之，只曰八家皆私百畝，同養公田，又

公羊云：公田不治，則非代私田不治，則非吏恐未

必是計畝而分。朱子曰：亦不可詳知，但因洛陽議論中

通徹而耕之說推之耳。或曰：耕則通力而作，收則各得

其畝，亦未可知也。周之徹法自此始。其後周公蓋因而備之耳。

安成劉氏曰：蘇老泉嘗謂井田，唐虞啓之，夏商稍稍葺

治至周而大備。蓋周之徹法，鄉遂用賁法，十夫有溝，都

鄙用助法，八家同井，總謂之徹也。○新安王氏曰：大國

三軍之法，以治兵，徹田什一之法，以儲粟。周家軍制，徹

法皆起山西曰夕陽，廬陵羅氏曰：山西夕陽允信荒大也。

○此言辨土宜以授所徙之民，定其軍賦與其稅法，又

度山西之田以廣之，而幽人之居於此益大矣。安成劉

其流泉以上言辨土宜也，其軍三單以下言

定賦稅也，而以郊居允荒一語贊其盛也。

○篤公劉于豳斯館叶古涉渭為亂取厲取鋹丁亂止基

迺理爰眾爰有叶羽夾其皇澗迺其過反古禾澗止旅迺密

為鞠居六之即

賦也館客舍也亂舟之截流橫渡者也厲砥鋹鐵止居

基定也理疆理也眾人多也有財是也迺鄉也皇過二

澗名為水名出吳山西北東入涇周禮職方作汭朱子

方氏曰雍州其川涇汭注云在邠地即此也鞠水外也○此章又總敘其始

終言其始來未定居之時涉渭取材而為舟以來往取

厲取鋹而成宮室段氏曰史記言自漆涇渭取材用

其始之既止基於此矣乃疆理其田野則日益繁庶富

定其居有夾澗者有迺澗者其止居之眾日以益密乃

復即為鞠而居之而豳地日以廣矣東萊呂氏曰風氣

摸日廣有方興未艾之象焉周之王業兆於此矣○安

成劉氏曰此以上敘其終之高盛也○慶源輔氏曰上

五章既言其自始而終矣故末章總敘其始終也其始

來未有定居也故于別且客寓焉截水橫渡亦始至時

草創也宮室所須固不專在於厲鋹然伐木作材則始

於此舉其始以諫其終也止基乃理既已定其所居則

疆理其田畝民事不敢緩也

後五句則言其終之廣大耳

公劉六章章十句問此詩與上月皆言公劉得民之

盛耳朱子曰自后稷之後不密蓋已失其官守至

公劉乃始復脩其業故周室以興也○永嘉陳氏

曰七月言先公風化公劉則言建

國君民之事風雅之不同如此

洞迺酌彼行潦音老挹彼注茲可以饒甫云饒昌里反

詩經大雅卷之十七

豈弟君子民之父母叶滿 彼反

興也洞遠也行潦流潦也孔氏曰行道上雨水饘麥

一熟而冰沃之乃再蒸也饘酒食也君子指王也○

舊說以為召康公戒成王言遠酌彼行潦挹酌之於彼

而注之於此尚可以饘饘曹氏曰道上流潦黃濁不可

取其清者而注之況豈弟之君子豈不為民之父母乎

傳曰豈以強如字又教之弟以悅安之民皆有父之尊

有母之親禮記表記注曰謂其又曰民之所好好之民

之所惡惡之此之謂民之父母朱子曰能以民心為己

變之如父母矣○慶源輔氏曰每章上三句有遠近相

須彼此相益貴賤相資之意故以興下兩句豈以強教

之故有父之尊弟以悅安之故有母之親此以成民之

才而言也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此以體民之

心而言也既有以成其才又有以體其心則

能盡教育之道矣此其所以為民之父母也

○洞酌彼行潦挹彼注茲可以濯漑古愛反叶豈弟君子

民之攸暨許既反

興也漑亦滌也暨息也慶源輔氏曰攸歸謂為民之所

也皆所以終首歸往也攸暨謂為民之所安息

章父母之義也

洞酌三章章五句

歸叶古 回反

興也濯滌也

○洞酌彼行潦挹彼注茲可以濯漑古愛反叶豈弟君子

民之攸暨許既反

興也漑亦滌也暨息也慶源輔氏曰攸歸謂為民之所

也皆所以終首歸往也攸暨謂為民之所安息

章父母之義也

洞酌三章章五句

有卷音者阿與歌 飄風自南叶尼 豈弟君子來游來歌與

叶以矢其音

賦也卷曲也阿大陵也豈弟君子指王也曹氏曰豈弟

理而已平易近民人君之德也故矢陳也○此詩舊說

亦召康公作疑公從成王游歌於卷阿之上因王之歌

而作此以為戒此章總敘以發端也慶源輔氏曰此是

卷者阿言其地也飄風自南言其時也豈弟君子來游

來歌以矢其音言其事也召公從成王來遊於卷阿之

上時有飄風自南而來成王樂而歌之故公因陳此詩

以為戒○豐城朱氏曰天下之可樂者莫如泰和盛治

之時而所可慮者亦莫如泰和盛治之時曷為其可樂

而又可慮也蓋泰和盛治之時以三光則得其明以四

時則得其序以庶類則得其所是誠可樂也然治極而

不戒則亂亦於此乎兆天地盈虛與時消息而謂治可

○伴音矣音爾游矣音優游爾休矣豈弟君子俾爾彌爾性

似先公在止矣反

賦也伴矣優游閑暇之意爾君子皆指王也彌終也性

猶命也首終也○言爾既伴矣優游矣又呼而告之言

使爾終其壽命似先君善始而善終也東萊曰臣

行可謂伴矣而優游矣所願乎成王者惟終其性似先

公之善終而已伴爾者祝辭也祝之所戒之也○慶

源輔氏曰伴矣爾游矣言成王當此閑暇而來游于此

也優游尔休矣言成王於此優游而自得其休也豈弟

君子呼成王以為樂易君子也觀成王間暇優游於此

則其樂易可知矣伴尔東萊先生以為祝辭是也彌尔

性謂終其壽考似先公首矣謂如周之先公以未善始

善終也既曰祝辭則祝其壽考福祿宜也然於此見

保其常不亂乎此其所可慮也夫惟慮於極治之時此

有虞所以有皋陶之賡歌有周所以有召公之卷阿也

似先公在止矣反

賦也伴矣優游閑暇之意爾君子皆指王也彌終也性

猶命也首終也○言爾既伴矣優游矣又呼而告之言

使爾終其壽命似先君善始而善終也東萊曰臣

行可謂伴矣而優游矣所願乎成王者惟終其性似先

公之善終而已伴爾者祝辭也祝之所戒之也○慶

源輔氏曰伴矣爾游矣言成王當此閑暇而來游于此

也優游尔休矣言成王於此優游而自得其休也豈弟

君子呼成王以為樂易君子也觀成王間暇優游於此

則其樂易可知矣伴尔東萊先生以為祝辭是也彌尔

性謂終其壽考似先公首矣謂如周之先公以未善始

善終也既曰祝辭則祝其壽考福祿宜也然於此見

本得保傳之體不過稱不溢美之意自此至第四章皆極言壽考福祿之

盛以廣王心而歌勸之五章以後乃告以所以致此之

由也黃氏曰漢文之時賈誼為之痛哭流涕如禍患之迫乎其後

迫乎其後趙之憂國誠深矣然其言太過而無優

信然後知康公之戒君其言亦有法也○豐城朱氏曰

伴免以游優游以休則是當閑暇之時享和平之福此

則所以保之於無窮也成王以持盈守成之主而欲似

先公之善始善終則所以致此者必有其道矣此所以

廣王心而故動之也

賦也版章大明也或曰版當作版版章猶版圖也○言

爾土字版章既甚厚矣又使介終其身常為天地山川

鬼神之主也

爾彌爾性百神爾主叶當口腫矣主二反

爾受命長矣叶芳弗祿爾康矣叶當口腫豈弟君子俾爾彌爾性

純嘏爾常矣

賦也第嘏皆福也常享之也東萊呂氏曰自二章至

於求賢然成王所以彌余性而以先公主百神而常純

嘏者果何以致之乎○慶源輔氏曰言余之受命既已

長矣余之享其福祿既已安矣因又祝之壽考而常保

其純嘏也福祿致之若易保之尤難上三章皆極言其

壽考福祿以廣王心而歌勸之然後五章以下乃告以

所以致此之由則其言入之易而感之深也召公可謂

能盡師保之道者矣

有馮反符冰反有翼有孝有德以引以翼豈弟君子四方為

○有馮反符冰反有翼有孝有德以引以翼豈弟君子四方為

則

賦也馮謂可為依者翼謂可為輔者孝謂能事親者德

謂得於已者安成劉氏曰謂行道而有得於已也引導其前也翼相其左

右也東萊呂氏曰賢者之行非一端必曰有孝有德何

也蓋人主常與慈祥篤實之人處其所以興起善端涵

養德性鎮其躁而消其邪日改月化有不在言語之間

者矣疊山謝氏曰求賢不取非常之才而止曰有孝有德何也曰孝於親者必忠於君取其孝正求其忠也唐虞以上取人以德無才德之分如皋陶九德皆才也舜舉八元八凱之才皆德也有德則才在其中矣

○言得賢以自輔如此則其德日脩而四方以為則矣

自此章以下乃言所以致上章福祿之由也慶源輔氏曰以引以

為綱

○顯顯印印如圭如璋令聞令望音無豈弟君子四方

賦也顯顯魚容反印印五岡反尊嚴也如圭如璋純潔也令

聞善譽也令望威儀可望法也鄭氏曰人聞之則有善聲譽人望之則有善威

儀德行○承上章言得馮翼孝德之助則能如此東萊

相副

翼引如引君以當道之引翼如予欲有為汝翼之翼也

氏所謂慈祥者能孝之人也所謂篤實者有德之人也

得如是之人以引翼之則王德無愆王德無愆則四方

以為法則四方以為法則則可以居大位而無忝受天

祿而無窮矣○東萊呂氏曰是詩雖戒求賢而其詞從

容不迫至此章始明言賢者之益焉○天台潘氏曰詩

中凡稱頌人君福祿必歸於得人之盛故既醉云君子

萬年介介景福而必曰朋友攸攝攝以威儀假樂言受

天之祿與干祿百福而必曰率由羣匹與百辟卿士媚

于天子蓋人君所以致福祿者未有不自得人始也

曰有馮有翼有孝有德以引以翼則顯顯印印如圭如璋令聞令望矣而四方以為綱矣慶源輔氏曰此章乃足上章之義顯顯印印體族之尊嚴也如圭如璋德行之溫純也令聞聲譽之美也令望表儀之善也夫如是然後為人君之全德非得賢而引翼之何以臻此四方為綱四方以為綱領也

○鳳凰于飛翯翯其羽亦集爰止藹藹王多吉士里

反維君子使媚于天子

興也鳳凰靈鳥也說文曰神鳥也其像鴻前麤後蛇頸五色備舉出於東方君子之國見則天下安寧飛則羣鳥從以萬數麤麟同雄曰鳳雌曰凰

翯翯羽聲也鄭氏以為因時鳳凰至故以為喻理或然也九峯蔡氏曰是時周方隆盛鳴鳳在郊鳴于高岡者乃咏其實也藹藹衆多也媚順

愛也○鳳凰于飛則翯翯其羽而集於其所止矣藹藹

王多吉士則維王之所使而皆媚于天子矣既曰君子

又曰天子猶曰王于出征以佐天子云爾東萊呂氏曰言人材之盛○定宇陳氏曰吉人吉士即前所謂有孝有德也孝者德之本百行之原也既有孝德其為吉德莫大焉

○鳳凰于飛翯翯其羽亦傳附于天藹藹王多吉人

維君子命并反媚于庶人

興也媚于庶人順愛于民也疊山謝氏曰媚于天子愛民也○慶源輔氏曰上二章乃因時鳳凰之至而興

賢者之來集也維君子使維君子命謂委質于君一聽其使令也媚于天子則見賢者無勉強不得已之意媚于庶人則見賢者有維持浹洽之德後世多以鳳比賢人蓋本於此

○鳳凰鳴矣于彼高岡梧桐生矣于彼朝陽萋萋布孔萋

反西萋萋叶居

比也永嘉陳氏曰比賢者必聚於有道之朝也○劉氏曰鳳隱見以時類賢者之出處也○安成劉氏曰

高岡之鳳凰者高世之賢才也朝陽之梧桐者治朝之賢君也梧之萋萋者人君待賢之盛禮也鳳之離

德音也此意蓋如此又以興下章之事也山之東曰

朝陽孔氏曰朝鳳凰之性非梧桐木注即梧桐禪雅號

綴於橐鄂橐音羔橐所觀反不棲非竹實不食萋萋

萋梧桐生之盛也雖離離皆鳳凰鳴之和也段氏曰刻

感會之機可想矣○慶源輔氏曰此觀之則君臣

而玉朝之禮遇賢者兩得其宜也

○君子之車既庶且多君子之馬既閑且馳叶唐矢詩不

多維以遂歌

賦也承上章之興也萋萋則離離皆矣君子之

車馬則既衆多而閑習矣其意若曰是亦足以待天下

之賢者而不厭其多矣東萊呂氏曰今王之車馬既多

樂殆非形容所及也有其時有其具名公所以欲成王勉乎此也○遂歌蓋繼王之聲而

遂歌之猶書所謂賡載歌也新安胡氏曰言車多馬閑

遂歌亦應前來歌之意矣詩即矢音也若曰今所陳之

詩雖不多亦惟以遂歌之而致其咏歌進戒之意而已

○龍奇王氏曰此詩非不多也召公以為不多者愛君

之心無已也○盧陵彭氏曰此詩以章計十以言計五

十四而猶云不多誠以言之感入有限聲之入人無窮

確以遂歌無乎朝夕聞之優游浸漬自足以興起其心

詩傳大全卷之十七

二十一

而不忘也。○慶源輔氏曰：此章則又承上章之興而言。王朝之車馬既衆多，而周者則足以為招來，待過賢者之具矣。其所以望於王，蓋有不待言而可知者。詩所以言其志，而肯則聲之，成文者其實一也。先言以矢其音，即其歌而言之也。終言夫詩不多者，即其實而言之也。

卷阿十章六章章五句四章章六句慶源輔氏曰：首

端二三四章則極道其壽考福祿之盛，以廣王心。而款動其意，五章以下則告以所以致上章福祿之由。五章六章則言王能用賢，則可以成德。七章八章則因鳳凰之來，以興賢者之集。九章則以鳳凰之鳴，得其依比賢者之至，得其所至。末章然後風王以今既有車馬衆多，而且閑習，將安所居。亦惟抑延禮待賢者於無窮可也。不明言其事，而遂曰矢詩不多，維以遂歌者，此意最好。蓋欲王自得之也。召不可謂善於

民亦勞止，汔可小康。惠此中國，以綏四方。無縱詭譎。

反道以謹無良，式遏寇虐。惜不畏明，柔遠能邇。

以定我王。

賦也。汔，幾也。中國，京師也。安成劉氏曰：詩人指京師為中國，故三章又曰惠此

京師，謂之中者，以其在諸夏之中也。四方，諸夏也。京師，諸夏之根本也。能

隨，不顧是非而妄隨人也。華谷嚴氏曰：詭隨者，心知其非而懷詐以從此，奸人也。書

所謂面從背非也。○東萊呂氏曰：一言而喪邦，曰予言而莫予違，則詭隨之人，誠覆邦家之人也。

謹，欽束之意。懣，曾也。明天之明命也。柔，安也。能順習也。

九峯蔡氏曰：柔者寬而撫之也。能者擾而習之也。遠近之勢如此。○序說以此為召穆

公刺厲王之詩，以今考之，乃同列相戒之詞耳，未必專

為刺王而發。然其憂時感事之意，亦可見矣。華谷嚴氏曰：朱子此

說也詩言以定我王以為王休又言我雖小子王欲
玉女皆語同列之詞以時之亂戒同列所以刺王也

蘇氏曰人未有無故而安從人者維無良之人將悅其

君而竊其權以為寇虐則為之故無縱詭隨則無良之

人肅而寇虐無畏之人止然後柔遠能邇而王室定矣

慶源輔氏曰厲王暴虐之君也則民之勞苦可知矣
可小康者猶言庶幾其可使之小康也夫暴虐之君在
上則時必有無良之人肆為詭隨之計以行其寇虐者
故同列之君子專以此相戒無縱詭隨則無良之人不
敢肆而寇虐無忌憚之人亦且消沮退縮而無所容如
是然後遠者自然得其安近者亦自然順習而無所
忤而王室定矣若肆詭隨寇虐之人則國家日益多事
而遠近皆不聊生矣王室何由安定乎詭隨者必無良
之人也寇虐者必無忌憚之人也柔遠能邇與惠此中
國以綏四方二句相應○僕氏曰每章首言民今勞弊
可少休息京師者諸夏之本欲安四方之民當自恤京
師始○廬陵彭氏曰民勞甚矣未能遽望其太平也但

庶幾小康耳故教以惠中國而綏四方然所以惠綏者
豈有他哉其本在朝廷之上毋使小人亂政則柔遠能
邇而我王定矣先言惠中國以綏四方此出治之序也
後言柔遠能邇此成治之效也書言柔遠能邇而必曰
難任人詩言柔遠能邇而必曰穆公名虎康公之後曰康
曰謹無良皆有常戒懼之意穆公名虎康公之後曰康
公十六厲王名胡成王七世孫也孔氏曰世本及周本
世孫也厲王名胡成王七世孫也孔氏曰世本及周本
康王生昭王昭王生穆王穆王生恭王恭王生懿王及
孝王孝王生夷王夷王生厲王凡九世從成王言之不
數成王及孝王故七世也

○民亦勞止汔可小休惠此中國以為民速無縱詭隨以
謹愒愒女交反叶式遏寇虐無俾民憂無棄爾勞以為王

休

賦也速聚也愒音愒猶謹音謹也音謹華谷嚴氏曰愒勞

猶功也言無棄爾之前功也

鄭氏曰言無廢故始時勤

源輔氏曰以為民速者蓋中國者民之所聚也謹諱乃
詭隨者之態也上有寇虐之臣則下有憂苦之夫矣無
棄爾勞者蓋同列平時相與休美也曹氏曰自二章而
為國家慮者固已有定說矣
暢其意不甚相遠也○安成
劉氏曰章內二休字異義

○民亦勞止汙可小息惠此京師以綏四國通于無縱詭

隨以謹罔極式遏寇虐無俾作慝敬慎威儀以近有

德

賦也罔極為惡無窮極之人也有德有德之人也慶源

曰罔極亦是詭隨者之證以安隨人則為惡豈有窮極
也無縱詭隨式遏寇虐是防禁小人也敬慎威儀以近
有德是親近賢者也從欲防禁小人也而不知親近有德
則無以增益其知識開廣其心志矣然欲近賢者則須

先謹其威儀威儀不謹則賢者將望望然去之矣豈可
得而親之乎○華谷嚴氏曰非修身則賢不可得而親
故必敬慎威儀然後可以近有德也○疊山謝氏曰威
儀所以定命也何所不為你老成遠者德則賢者不能相
則驕溢傲惰何所不為你老成遠者德則賢者不能相
親矣○東萊曰此章言當遠小人近君子也○疊
城朱氏曰敬慎威儀教其修身也近有德欲其親
也備身以為之本親賢以為之輔則必不至於縱詭隨
而為寇
虐矣

○民亦勞止汙可小息起則惠此中國俾民憂泄以世無

縱詭隨以謹醜厲式遏寇虐無俾正敗一蒲戎雖小子而

式弘大計反

賦也愒息泄去厲惡也正敗正道敗壞也戎汝也言汝

雖小子而其所為甚廣大不可不謹也華谷嚴氏曰舊

說以此詩戎雖

乎正矣其憂慮之意
蓋一章切於一章也

上帝板板下民卒瘁當簡出話不然為猶不遠靡聖管管

不實於實猶之未遠是用大諫叶音簡

賦也板板反也卒盡瘁病猶謀也管管無所依也實誠

也○序以此為凡伯刺厲王之詩今考其意亦與前篇

相類但責之益深切耳華谷嚴氏曰朱子以此詩為切

王與上篇同味詩意信然○新安胡氏曰厲王無道

穆凡伯以親賢之故宜極言而力救之顧乃不直致其

諫而姑責同僚以使之聞之者豈非亦以監謗之故不

益可懷於此此章首言天反其常道而使民盡病矣而女

章音必四之出言皆不合理為謀又不久遠其心以為無

復聖人但恣已妄行而無所依據又不實之於誠信豈

其謀之未遠而然乎慶源韓氏曰正者常道也循其常

及其常道則民亦安得而不盡病乎語者言語也猶者

謀慮也不然則背理傷道也不遠則但為目前之計也

人心知有聖人則動作皆有所依據故出話不遠則靡聖

為謀不至不遠今也出話則不然為猶則不遠則靡聖

管管可知矣既已靡聖管管則所為皆是虛妄故曰不

實於實不然不遠皆虛妄者之所為也○三山李氏曰

愛民者天之常道耳今天使下民皆病則反其常道矣

言為猶不遠又言猶之未遠蓋反覆言之自下文以至

末章皆是大諫也○疊山謝氏曰朱子初解云人苟知

聖人之度則必戰戰兢兢不敢苟作此心若無聖人矣

則管管然無所依據矯誣詐偽何所不至其

出言行事不以真實而歸於誠信無怪也世亂乃人

所為而曰上帝板板者無所歸咎之詞耳

○天之方難叶沉無然憲憲叶虛天之方蹶俱衛無然泄

世以世辭之輯音集叶矣民之治矣辭之懌叶矣民之

賦也憲憲欣欣也蹶動也泄泄猶沓沓也蓋弛緩之意

孟子曰事君無義進退無禮言則非先王之道者猶沓

沓也朱子曰天方艱難則人當憂懼也今乃欣欣然自

以為事則是自絕于天矣始也夫聖終也自絕于

天則何以能立於人之朝哉蹶顛覆之意泄泄急緩說

從之貌言天欲顛覆周室羣臣無得泄泄然不急救正

之沓沓即泄泄之意蓋孟子時人語如此非詆毀也○

慶源輔氏曰天之方濊而國家有傾覆之勢常情處此

消索震懼易得急緩苟從故戒羣臣以無得泄泄然不

急救正之當此之際自非君臣上下輯和洽合懌莫

力加振作於此奮發則何能救正也輯和洽合懌莫

定也辭輯而懌則言必以先王之道矣所以民無不合

無不定也慶源輔氏曰又教以先謹其言而不妄發余

與懌則合乎理而異於不熱者矣民合且定則前所謂

卒瘁者其有廖乎○豐城朱氏曰輯者和也言於天理

無所逆也此民之所以定也○華谷穀氏曰首章責同僚出

弗也此民之所以定也○華谷穀氏曰首章責同僚出

語不然而為猶不遠故二章因戒之以言論之間宜相和

協庶可措民於安然愚而自用者終不能舍己從人故

三章言聽我囂囂四章言匪我言耄余用憂謙五章言

無為夸毗善人載尸也皆說朋友議論不相協猶小旻

詩凡六章其間五章皆說謀猶之不城也

○我雖異事及爾同僚我即爾謀聽我囂囂許驕我言維

服勿以為笑叶思先民有言詢于芻蕘初俱我言維

賦也異事不同職也同僚同為王臣也春秋傳曰同官

為僚定字陳氏曰觀此言則即就也囂囂自得不肯受

其為同列相戒甚明

言之貌服事也猶曰我所言者乃今之急事也先民古之賢人也芻蕘采薪者古人尚詢及芻蕘況其僚友乎

慶源輔氏曰第一第二句言其同有恩義也三四句言其不有於我也五六句冀其察也七八句欲其警也○豐城朱氏曰我之於余其職分雖不同而其為王臣則一故就余而謀之將以輸其忠也而余乃器器然自得而不肯受然我所言者乃今日之急務汝其可以為笑乎古人所以詢及芻蕘者誠以淺近之言至理存焉不察友之言其可忽而不聽乎

○天之方虐無然詭詭虛老夫灌灌小子蹻蹻其器匪

我言耄莫報反叶爾用憂詭多將熇熇叶許不可救藥

賦也詭戲侮也老夫詩人自稱灌灌欵欵也蹻蹻驕貌也三山李氏曰說文蹻蹻舉足高也以足高之意觀之是驕之意耄老而昏也熇熇熾盛

也○蘇氏曰老者知其不可而盡其欵誠以告之少去聲

者不信而驕之故曰非我老耄而妄言乃汝以憂為戲耳夫憂未至而救之猶可為也苟俟其益多則如火之

盛不可復救矣慶源輔氏曰此章責之又深矣一二句戒其不可慢天也三四句戒其不可忽

已也五六句斥其病也七八句危其禍也○臨川王氏曰列子云魯不殺藥乎左氏曰不如聞而藥之也與此救藥同意○豐城朱氏曰老夫灌灌知天命之可畏而盡誠以相告也小子蹻蹻不知天命之可畏而大言以相欺也匪我言耄自老夫灌灌者言之也余用憂詭自小子蹻蹻者言之也夫憂不可戲也苟以憂為詭則積之之多將如火之燎於原不可得而撲滅矣

○天之方瘳才細反叶無為夸苦花反毗威儀卒迷善人載

尸民之方殿屎許伊反則莫我敢葵息浪反亂蔑資西反曾

莫惠我師叶霜

賦也。情怒夸大毗附也。小人之於人，不以大言夸之，則

以諛言毗之也。尸則不言不為飲食而已者也。殿都甸

屎呻吟也。葵揆也。蔑猶滅也。資與咎同。嗟嘆聲也。惠順

師眾也。○戒小人毋得夸毗，使威儀迷亂而善人不得

有所為也。濮氏曰：威儀盡亂，侮老慢賢善人，則如不復言矣。又言：民方愁苦呻

吟而莫敢揆度其所以然者，是以至於散亂滅亡而卒

無能惠我師者也。慶源輔氏曰：此章又言上天方怒而

夸人，則人或以為真能而信之，諛言以毗人，則人或以為愛已而親之，是以威儀迷亂而不分善惡，卒至於使

善人反不得有所為也。夫小臣用事而善人不得有所為，此民之所以痛苦而呻吟也。然君臣上下方且迷亂

暴虐無敢揆度其所以然者，故雖至於散亂滅亡而嗟

嘆之聲盈耳而卒無有順我眾之意者也。自此而下，則

其所譏刺亦及於君矣。

○天之牖民如堦，如筮，如璋，如圭，如取，如攜，攜無

曰益，牖民孔易。許元反，叶。以駭反，叶。夷益反。民之多辟，無自立辟。

賦也。牖，開明也。程子曰：牖，開通之義。室之暗也，故設牖以通明。猶言天啓其心

也。堦，唱而箴和璋判而圭合。孔氏曰：半珪為璋，合二璋而成珪。取求攜

得而無所費。安成劉氏曰：言求之即得，而無費於己以益之也。皆言易也。辟，邪

也。○言天之開民其易如此，以明上之化下其易亦然。

今民既多邪辟矣，豈可又自立邪辟以道之邪？定字，陳氏曰：上

之於下，開其本明之天性者，固甚易導之，以邪辟之人，倚者亦不難，因開之易而謹導之方可也。豈可導以邪

辟邪○東萊呂氏曰亂雖極矣導之者固有簡易之理不作聰明為邪僻以亂之行其於無事斯可矣○慶源輔氏曰此章與上章分明是讓及於王也故先生於民勞首章言此二詩雖不專為刺王而發然其憂時慮事之意亦可見矣者是也

○介音人維藩叶分大師維垣叶分大邦維屏叶分大宗維翰叶分懷德維寧叶分宗子維城叶分無得城壞叶分無獨斯畏叶分

反非二

賦也叶分大也大德之人也藩籬師衆垣牆也大邦強國也屏樹也所以為蔽也安成劉氏曰所謂大宗強族也翰

幹也宗子同姓也○言是六者皆君之所恃以安而德其本也三山李氏曰王所恃以衛國家者在此數者苟懷之以德則無不寧矣詩人以懷德惟寧間於

中則宗子維城亦當以德懷之也左氏曰君其脩德以國宗子何城如之所謂宗子維城是也○董氏曰藩垣屏翰皆以衛王畿也蓋藩在外屏在內垣限內外特翰以為築王者之固其國如此懷德維寧則懷諸侯者在德若宗子則為城以禦患者也○廬陵彭氏曰王者之治親親為大雖用人以為藩垣屏而資同姓以為翰者所資以立也又必待同姓以為城者所恃以固也曰大宗曰宗子其意及覆言同姓之至重至切蓋垣重於藩屏不可以無翰而城又大而且重焉然在人者皆有形之勢而德之在我乃無形之勢也故獨曰維寧焉有德則得是五者之助不然則親戚叛之而城壞城壞則藩垣屏翰皆壞而獨居獨居而所可畏者至矣慶源曰自介人維藩至大邦維屏是自內說及外大宗維翰為藩垣屏翰者然維德之懷則王得其所恃以為安不惟如是而同姓宗子亦且為我之城矣言城則藩垣屏翰之功皆包之矣王若不務德以為本則城壞矣城壞而藩垣屏蔽亦傾圮而禍亂至矣

○敬天之怒無敢戲豫敬天之渝無敢馳驅昊天曰明及爾出王往音昊天曰旦及爾游衍

賦也渝變也朱子曰如迅雷王往通言出而有所往也

旦亦明也朱子曰旦與衍寬縱之意○言天之聰明無

所不及不可以不敬也板板也難也蹶也虐也憺也其

怒而變也甚矣而不之敬也亦知其有目監在茲者乎

朱子曰才有些放肆則他便知所以曰日監在茲○慶

源輔氏曰此又專戒其同列也囂囂也詭詭也驕驕也

憂讒也皆戲豫之事也管管也憲憲也泄泄也夸毗也

皆馳驅之類也後四句熟讀而詳玩之可見天之於人

無所不體而興起人心畏天之誠洋洋乎如其上如

在其左右不可度思矧可射思豈可一毫一息而不敬

哉張子曰天體物而不遺猶仁體事而無不在也問天

體物

而不遺是指理而言仁體事而無不在是指人而言否

朱子曰體事而無不在是指心而言也天下一切事皆

此心發見耳問天體物仁體事以見物物各有天理事

事皆有仁曰然天體在物上仁體在事上猶言天體於

物仁體於事本而言物以天為體事以仁為體緣須著

從上說故如此下語又問與體物而不可遺一般否曰

然禮儀三百威儀三千無一事而非仁也昊天曰明及

爾出王昊天曰旦及爾游衍無一物之不體也問此莫

之所以為人者皆天之所為故雖起居動作之類而所

謂天者未嘗不在也朱子曰公說天體物而不遺既說

得是則所謂仁體事而無不在者亦不過如此天與仁

非有二也○豐城朱氏曰天之怒不可不敬也汝其敢馳驅乎昊天曰明

及爾出王言一出入之際而天必與之俱也昊天曰明

及爾游衍言一動息之頃而天必與之同也此所謂

降廢士日監在茲也此君子之學所以必戒懼慎獨之

也高貴

詩傳大全卷之十七

板八章章八句

華谷嚴氏曰一章至五章皆切責備文之詞六章至八章皆責僚友而因

王也

生民之什十篇六十一章四百三十三句



詩傳大全卷之十七

